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



聖一老法師述

金剛經淺易

釋淨空敬題



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

- 一 從前所作種種罪過。輕者立即消滅，重者亦得轉輕。
- 二 常得吉神擁護，一切瘟疫、水火、寇盜、刀兵、牢獄之災，悉皆不受。
- 三 夙生怨對，咸蒙法益，而得解脫，永免尋仇報復之苦。
- 四 夜叉惡鬼，不能侵犯，毒蛇餓虎，不能爲害。
- 五 心得安慰，日無險事，夜無惡夢，顏色光澤，氣力充盛，所作吉利。
- 六 至心奉法，雖無希求，自然衣食豐足，家庭和睦，福祿綿長。
- 七 所言所行，人天歡喜。任到何方，常爲多衆傾誠愛戴，恭敬禮拜。
- 八 愚者轉智，病者轉健，困者轉亨，爲婦女者，報謝之日，捷轉男身。
- 九 永離惡道，受生善道。相貌端正，天資超越，福祿殊勝。
- 十 能爲一切衆生，種植善根。以衆生心，作大福田，獲無量勝果。所生之處，常得見佛聞法，直至三慧宏開，六通親證，速得成佛。

印造經像，既有如此殊勝功德，故凡遇○祝壽○賀喜○免災○祈求○懺悔○薦拔之時，皆宜歡喜施捨，努力行之。

序

予於最近六年，先後在香港寶蓮寺、寶林寺、及溫哥華福慧寺，講了三部金剛經，其中以寶蓮寺紀錄最詳盡，共有錄音帶三十一卷，寶林寺次之，共有錄音帶二十卷，溫哥華福慧寺再次之，共有錄音帶十七卷，惟是每次講經，均有不同的發揮點，今把三次的要點輯成一書，名為「金剛經淺易」，俾初心學人，有所參考，亦願諸山長老指教！

頌曰

無上甚深微妙法 我今演說報同傳

普願諸方學道者 速乘彼岸般若舟

一九九六年歲次丙子結夏安居釋聖一寫于寶林寺

金剛經淺易

聖一法師主講
弟子衍輪輯錄

各位善知識：

今日大好因緣，與各位大德研究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。

在今天末法時代，能够深入研究三世諸佛的妙理，的確是因緣難逢難遇，本人非常高興，亦非常樂意與共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

此乃經題之文，金剛是譬喻，般若波羅蜜是法，此經以法、喻而立題。

金剛譬喻般若，能破眾生的執著，眾生的執著，從無始劫以來，到現在都未能破，所以生死輪迴無有了期，若破了我執，誰也不受生死，我執不易破，惟金剛般若能破。

什麼是我執呢？

我們死了以後，到地府受審的那個，就是「我」，不是我們的身體去，是「我」

去，「我」，執則有，不執則無，所以，是「我相」到地府受審，判罪後，到地獄處受苦的，也是「我」，不是我們的身體去受，身體已死了，埋葬了，沒有受與不受，只有「我」去受。地獄罪畢後，投胎時，也是「我」去投胎，無我，不會人胎，有我，才入胎；或人人胎，人胎後，出生為人，長大後造罪，誰造罪？不是身體造罪，是「我」造罪。

一切罪都是由我而造，例如行路時，不知不覺，踏死了一隻蟻子，不知道——無我——無罪，若見到一隻蟻子，故意踏死牠，有我，有殺蟻罪，所以一切罪都是從我而生。

不但一切罪從我而生，一切貪瞋痴煩惱，亦是由我而起，所謂我貪、我瞋、我痴、我嫉忌、我諂曲、我驕慢，無我，一切煩惱無所從起。

煩惱因我而生、業因我而作、輪迴因我而受，都是因為「我」，稱為我執。「我執」非常厲害，亦不易斷，惟有金剛般若，可以斷我執，若不斷除我執，生死無有了期。

昔日摩登伽女，因執著五百世的姻緣，是故五百世皆為女人，後來在楞嚴會上，得楞嚴咒的力量，把我執消除，證阿那含果。

因五陰而起我，破了五陰的我，則無我起煩惱、無我造罪、無我受生死，是謂了生死。聲聞緣覺，只不過以般若力破了我執，無我，不再起煩惱，無我，不作業，無我，不受生死，出三界火宅，免受輪迴。

聲聞緣覺雖然認為五陰無我，但仍認為有五陰之法、有生死之法、有涅槃之法，稱為法執，既執有法，便蓋覆佛性，是故二乘人雖然生死已了，但仍未見佛性，既未見佛性，不懂得從性起修，又焉能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呢？

凡夫不但我執未空，法執亦未空，有我執，所以受生死輪迴，有法執，所以不見佛性；菩薩以金剛般若智破我執，出生死苦海，不受輪迴，再破法執，見佛性，從性起修六度萬行，功德圓滿即成佛。

何謂般若？

「般若是一法，佛說種種名，隨諸衆生力，為之立異字。」般若是一法，佛以種種的名字而說，或說圓覺、或說實相、法界、涅槃、法身，壇經云：「般若無形相，智慧心即是，若作如是解，是名般若智。」

般若又分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及實相般若三種，一切經典、陀羅尼咒等，都是文字般若，念阿彌陀佛，亦是文字般若，戒律，亦是文字般若，乃至禪宗大德參

「念佛是誰」，亦是文字般若，文字般若的範圍很廣，文字般若多者，成一部經，少者，是一四句偈，從文字般若而起觀照，就是觀照般若。

例如持大悲咒，大悲咒是文字般若，持得純熟，觀照般若現在眼前；念佛，是文字般若，念得純熟，觀照般若亦現出來，從文字般若修行，決定得觀照般若。

何謂觀照般若？觀照就是觀一切法空，例如持大悲咒，持至相應時，觀照般若現前，空了時間性，本來念一遍大悲咒須兩三分鐘，現在只須一彈指頃；又例如禪宗大德坐香，但覺一彈指頃便開靜，皆因觀照般若力，若無觀照般若，坐香時，會覺得時間很長，若起觀照，不但時間空，文字般若亦空，甚至一切法空，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一剎那間黑暗消除，光明現前，這都是觀照般若之力。

從文字般若生觀照般若——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：布施，不見有布施相可得；持戒，不見有持戒相可得；念佛，不覺自己有佛可念——再由觀照般若生實相般若，實相就是到彼岸。

又例如，念阿彌陀佛，是文字般若，念至妄想伏，煩惱薄，阿彌陀佛放光明，是觀照般若；一心不亂，心不顛倒，亦是觀照般若，再精進念，命終時，生到極樂世界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就是實相般若。

——實相般若者，諸法實實在在就是「這樣」——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——實相般若就是彼岸。

不論我們用什麼功，必定先從文字般若下手，從文字般若而起行，行起解絕，就是觀照般若——照色，色空；照受想行識，受想行識空；五蘊空時，衆生亦空，衆生空即無生，無生就是佛，就是到了彼岸。

用功至觀照般若起現行時，欲罷不能，觀照般若得力，即起實相般若，實相，就是我們的佛性，佛性最真實，除了佛性以外，一切都是虛妄，都不真實，都可以捨。

金剛經中，處處顯露三般若：「般若波羅蜜多」，是文字般若，「即非般若波羅蜜多」，是觀照般若，「是名般若波羅蜜多」，是實相般若；「如來說微塵」，是文字般若，「即非微塵」，是觀照般若，「是名微塵」，是實相般若。

金剛經處處顯露三般若，若明白三般若，全部金剛經就容易清楚，三般若，的確是我們修行的路徑，出苦海的寶筏，惟文字般若，仍是此岸，只有實相般若，才是彼岸。

心經亦具足三般若，不過比較簡單些，只從空五蘊而見實相，金剛經則從布

施、忍辱、微塵、世界、說法、三十二相等法中見實相，範圍比較廣。

波羅蜜，意即「到實相的彼岸」，六祖云：「著境生滅起，如水有波浪，故名為此岸，離境無生滅，如水常流通，即名為彼岸，故號波羅蜜。」

「著境生滅起，如水有波浪。」法執一天未除，布施不是般若，般若不是禪定，禪定不是忍辱，忍辱不是持戒，法法不同，而且法法互不相容，例如水不容火，火不容水，地不容風，風不容地，法執空時，布施就是般若，般若就是忍辱，忍辱就是持戒，水性就是火性，萬法一如，萬法打成一片，如水無波浪，是名波羅蜜；是故波羅蜜，就是實相般若。

經，即路徑，從凡夫到成佛，以金剛經為路徑，名之為經。
經題解釋已竟。

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

姚指姚興，南北朝時秦國主，故稱姚秦。

玄奘及鳩摩羅什兩位法師，均有翻譯經典，但後人多奉行鳩摩羅什的經典，一

次，終南山道宣律師問天人陸玄暢，為何後人多奉行鳩摩羅什所翻譯的經典，天人言，鳩摩羅什是過去七佛翻譯之師，深得佛意，人人歡喜受持。

梵語鳩摩羅，華語童壽，即以童子之年而有耆壽之德。三藏者即經藏（詮心法）、律藏（身口意三業持戒清淨）、論藏（辨別邪正），以三藏之法而為人師，故稱三藏法師。

鳩摩羅什智慧過人，七歲隨母出家，每日誦一千首偈，有一羅漢對其母預言：「若此沙彌三十五歲前不破戒，可以大興佛法，度人無量。」鳩摩羅什臨命終時發願言：「若我所譯經典，合乎佛意，願我死後，闍維時，舌根不壞。」果然闍維時全身壞盡，只剩下舌頭，紅如蓮花，證明羅什法師以廣長舌，翻譯三世諸佛經典。

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此段文稱為通序，每一部經都是一樣，亦稱為證信序，有六種成就，證明為佛所說：

①如是——是信成就，佛法大海，惟信能入，除了信心以外，有福者，未必了解佛法，有定，亦未必明白佛法，乃至持戒者亦然，惟有一念信心清淨，才能明白信心，了解佛法。華嚴經中，所有菩薩位都是以十信位為始。

信屬於心，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，信心若有疑、有煩惱、有執，不稱為清淨，就是求生極樂世界，也是以信心清淨為主。

②我聞——是聞成就，「我」指阿難尊者，親從佛聞。

③一時——時節到，其理自彰，是為時成就。

一千二百五十位大阿羅漢生死已了，又經方等會上，彈偏斥小，嘆大褒圓，諸阿羅漢悉捨小乘，學習大乘的善根成熟，時節既到，世尊便宣講金剛經。又，一時者，悟道之時，得法之時也。

④佛——六種成就中，說法主成就。

梵語佛陀耶，華言覺者，覺天地間之真理。覺，有二種解釋：①外覺，觀諸法空，外不見人過，亦不被六塵所染。②內覺，知心空寂，不被邪迷所惑，故名覺。

自己覺悟了後，稱為自覺，令他人覺悟，名為覺他，自己究盡諸法實相，又令他人究盡實相，稱為覺滿，是故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名之為佛。

⑤在舍衛國，祇樹給孤獨園——舍衛國乃波斯匿王的王都，祇指祇陀太子，其花園被給孤獨長者以黃金布地而買了，惟有園中之樹不能布金，仍屬祇陀太子所有，二人合力築成精舍，供養世尊，故稱祇樹給孤獨園，是講經之處，乃六種成就中之處所成就。

⑥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——六種成就中，聽法者成就。大比丘指已證阿羅漢果的徒衆，梵語比丘，含三義：①乞士，上乞法以養慧命，下乞食以養色身。佛在世時，制諸比丘，不得弄食，必須沿門托鉢，次第乞食，一方面捨離自己的憍慢，另方面體會苦諦，故云乞士。②破惡，惡者，身有殺盜淫三種惡，口有妄言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四種惡；比丘出家，持戒清淨，能破身口七支之惡，證阿羅漢果，出三界火宅，具六神通，故稱為大比丘。③怖魔，比丘受具足戒後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以智慧斷煩惱，出三界，了生死，不再是魔王的子孫，故比丘登壇受戒時，魔宮震動，天魔怖畏。

「衆」即僧，梵語僧伽耶，華言和合衆，四位以上的比丘和合，稱為衆，大衆和合成一力量，可令佛法久住，若比丘個別而住，很容易被魔王逐一擊倒，所以比丘衆亦稱為和合衆，分事和及理和兩種，理和者，同證擇滅無為之理，擇者，揀擇

煩惱，證寂滅涅槃。事和又有六種：身和同住、口和無諍、意和同悅、戒和同修、利和同均、見和同解，以六和為因，證擇滅無為之果。

「千二百五十人俱」，「千」，指三迦葉及其弟子一千人，「二百」，指舍利弗、目犍連及其二百弟子，「五十」，指耶舍長者子及其五十友人出家，共成一千二百五十人，與佛同住於此金剛道場，聽佛說般若波羅蜜經。

爾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，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，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此乃別序之文，別在此經，故云別序。

由「如是我聞」至「千二百五十人俱」，名為通序，如來所說的一切經典，都有如上六種成就，故名通；別，則指發起講經之緣起，每一次均不同，故名別。

「爾時」，即時間到了，「世尊」，乃如來十號之一，如來智慧福德，超勝三

界，天上天下，惟佛獨尊，更無有上，故名世尊。

「食時」，分四種，諸天早晨食，所以供天應該是寅時，已至午乃佛食時，下午畜牲食，戌亥二時鬼食，是故佛過午不食，不但佛如是，佛弟子亦然，故云食時。

「著衣」，出家人有三件衣：五衣、七衣及大衣，著衣者，指著大衣；有三處地方，一定要著大衣：①入皇宮見國王，②升座說法，③乞食。

「持鉢」，鉢分鐵鉢及瓦鉢兩種，惟佛的鉢是石鉢，乃四大天王於釋迦佛成道時，各獻青石之鉢，佛受之，以四鉢重疊，按為一鉢。後因石鉢重，不便攜帶，故佛制弟子，不可用石鉢，只可用已熏之瓦鉢及鐵鉢。

舍衛城橫六十里，縱二十里，居民九億，故稱大城。世尊入城乞食有二種因緣：①令城中不能外出的婦女，得見如來，供養求福，②如來本不需食，為了令眾生得福，如來不食而食。智者大師有偈頌曰：

法身本非食，

應化亦復然，

為長人天福，

慈悲作福田。

既然要令人人得福，故佛乞食並不揀擇貧富，沿門托鉢，次第而乞，令人人均可見佛，以乞至鉢滿為止，鉢未滿，只可乞七家，故云次第乞爾。

「敷座」者，展具而坐，比丘展具，跌坐其上如寶塔，具如地基，所謂「卧具尼師壇，長養心苗性，展開登聖地，奉持如來命。」智者大師亦有偈頌曰：

收衣息勞慮，

洗足離塵緣，

欲證三空理，

跏趺示入禪。

比丘結跏趺坐後，身端正，心清淨，容易悟道，可知跏趺坐是一種用功的法門。

叢林上，禪堂有四止四開，每天坐四支香：早粥後至午時是一支，午飯後跌坐至晚上，晚上跌坐至睡眠時，清早起來跌坐至天亮，是謂四止四開，後人改為四止八開，或四止十開，坐香的時間因此縮短了，其實修行人應該要坐長香，坐長香，心比較容易安定下來，入定後，就不知道時間長短，所以應該要坐長香。

此段文名為發起序，即發起般若經之序，古德解釋此文各有不同，大致如下：

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——表戒，

結跏趺坐——表定，

說金剛經——表慧。

以我本人所解，佛法平常，佛法在眼前，無一法不是佛法，所以不能領會者，皆因無明。趙州問南泉：「何謂道？」南泉曰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平常心者，穿衣吃飯、出入往還、舉首動足、行住坐卧，都未離開這個道。看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，次第乞食，然後返回本處，食飯畢，收衣鉢，洗足，敷座而坐，根本未動絲毫一念，如如而作，如如而去，一切不離道，這就是平常心是道，所謂粗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。

如來把此微妙之法，在平常日用中，表露出來，古人云：「原來佛法無多子，只在平常日用中，穿衣食飯親認得，千差萬別體皆同。」世尊在行住坐卧中，不需言說，便把般若表露出來，誰是知音者？

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

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。

須菩提，此云空生，出生時其家寶藏全空，父母認為是瑞相，故名空生，相士說他既善且吉，故又稱善吉，七日以後，其家寶藏重現，故又名善現。須菩提德高臘長，所以稱為長老，十大弟子中，解空第一。

須菩提窺到世尊從行住坐卧中，不離般若，欲請世尊演說妙法，故從大眾中起立。「偏袒右肩」，表以右手執勞侍役的弟子禮，「右膝著地」即長跪，「合掌」，表內一心、外恭敬，而請法。

希有世尊。

須菩提先行讚嘆世尊稀有，依六祖解釋：①世尊若不出家便作金輪王，王一四天下，惟世尊能捨金輪王位而出家，故云稀有。②如來身長丈六，紫磨金色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身相稀有。③如來心中，含吐八萬四千法門，三身圓滿具足，故

云稀有。

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

梵語菩提薩埵，簡稱菩薩，華言道心衆生，亦云覺有情，覺即不迷，有情即衆生之意。道心者，常行恭敬，乃至蠢動含靈，普敬愛之，無輕慢心，故名菩薩。

菩薩修六度萬行，荷擔如來家業，續佛慧命，受記當來成佛，故如來善巧護念諸菩薩。

如來有善巧方便，護持憶念菩薩，令彼等不退轉，直至能繼承佛位，故云如來善護念諸菩薩。

如來以般若護念菩薩，若身若心不起妄念，不動念則心清淨，清淨心中，具有恒河沙諸佛功德，古德云：「一念不生全體現。」一念不生是善護念，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等功德全體現前，是善付囑，只要護念至心清淨，所有無相功德，不求自得，受記作佛，是謂善付囑。

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於三寶中，得聞佛法，種諸善根者，稱為善男子、善女人，「善」指善根而言，男人善表正定心，能成就一切功德，所往無礙，女人善表正慧心，能出生有為無為功德，如是善男子表定，善女人表慧，定慧具足，即可發菩提心。

定是慧的體，慧是定的用，從體起用是慧，攝用歸體是定，有定無慧，心未清淨，不見佛性，有慧無定，心亦未清淨，亦不見佛性，惟有定慧等持，心清淨，清淨心就是菩提心。

聲聞人定多慧少，不見佛性，所以不發菩提心，權教菩薩慧多定少，亦不見佛性，所以亦不發菩提心，惟有實教菩薩，定慧等持，見性，發菩提心。

「阿耨多羅」即無上之意，無上心是佛心，「三藐」即正等，「三菩提」即正覺。凡夫所以不覺皆因有我，有我則有你，有你有我，便是有是非，有是非則有取捨，有取捨便有憎愛，如是煩惱隨來，業障亦起，所以一定要覺，覺，則無我，無我則無煩惱，無煩惱則無業，無業則無生死，如是覺一切法無我便是正覺。

正等者，不起法執，若有法執便有礙——此法不是彼法，彼法不是此法，法法有礙，法法不能週遍法界——若無法執，法法猶如虛空，法法平等，布施遍法界，忍辱、禪定遍法界，法法平等便是正等。

正等破法執，正覺破我執，我法二空是佛因，得無上的佛果，因不離果，果不離心，因果惟是一心，故稱發菩提心。

一切心之中，以菩提心最妙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，所以無一衆生而不度，無一法而不知，無一淨土而不莊嚴，無一佛而不供養，是故菩提心最上，更無有上。華嚴經賢首菩薩曰：「十方佛異口同音讚嘆菩提心的功德，亦讚之不盡。」

初發菩提心的人，「了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成就慧心不從他悟。」涅槃經云：「發心究竟二不別，如是二心先心難。」發心指發菩提心，究竟指成佛，發心與究竟成佛無異，若將兩者比較一下，發菩提心較難，成佛的心不難。涅槃經又云：「初發已為天人師，超出聲聞及緣覺。」

六祖於五祖處初發菩提心云：「何其自性本來清淨，何其自性本不動搖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不生滅，何其自性能生萬法。」五祖聞後讚嘆曰：「若不識自心，不見本性，學法無益，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天人師、佛。」只要

發菩提心，便是天人師、佛。

我們凡夫未明心以前，所發的心，稱為菩提願，菩提願者，所謂「衆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。」名為發菩提願心，也是功德無量，亦為諸佛所稱嘆，亦能超出聲聞及緣覺。

從菩提願起修，先降服無始劫以來的妄想習氣心，然後住於菩提，就是發菩提心。

云何應住(註二)，云何降服其心。

菩提心易發，長遠心難持，雖然現在發了菩提心，但過去無始劫以來的妄想煩惱習氣很多，會令我們退失菩提心。

譬如陽光照入室中，只見微塵搖動不停，凡夫未發心前，其心相亦如是煩燥而動搖不停，這是妄心，亦稱塵勞心，發心後，要降服這個動搖的妄心，然後才可以住於菩提心、修菩提行、證菩提果，因此須菩提長者請教世尊：「善男子善女人發

菩提心後，如何住於菩提而不退心？如何降服未發心以前，妄想顛倒的狂心？」

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須菩提，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

佛讚嘆須菩提，的確是問得好，是故世尊云：「汝善得我心，善會我意，如汝所說，皆不錯謬。」諦聽者即審諦而聽。

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服其心。

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服其心」，是釋迦牟尼佛最妙的法門：應如是住——這樣，便住於菩提心。

應如是降服其心——這樣，就能够降服其心。

這是禪宗以心印心的法門，不落言詮。昔日梁武帝請傅大士說法，傅大士是彌勒菩薩的化身，傅大士陞座，鳴尺一下，立即下座，梁武帝愕然，誌公禪師云：「大士說法已畢。」

不落語言文字，名為禪宗，一落言詮，就是教下。

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衆，迦葉尊者破顏微笑，世尊拈花示衆，不落語言文字，表禪宗的心法，迦葉尊者破顏微笑，是領會禪宗的心法，以心印心，然當時大衆不明所以，是故世尊惟有以語言文字再講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付囑摩訶迦葉為第一代祖。」一落語言文字，便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、實相無相、微妙法門、有第一代祖、第二代祖等。

今日佛講金剛經亦復如是，亦一樣以心印心，對須菩提謂：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服其心。」

唯然，世尊，願樂欲聞。

須菩提謂自己雖然明白佛意，但在座部份大眾還未領會，所以請世尊以語言文字再說，是為教下。

佛告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服其心。

諸菩薩者，指善男子善女人。發了菩提心後，便稱為菩薩，摩訶薩者，大菩薩也，以慈悲喜捨，種種方便善巧，化度眾生，名為菩薩，能化所化，心不取著，能所心滅，念念清淨，雖在塵勞，心常不退，稱為摩訶薩。

菩提心是真心，未發菩提心以前的，是虛妄心，妄心就是眾生，離眾生無妄心，離妄心亦無眾生，所謂度眾生者，度虛妄之心，眾生是虛妄的，那一個眾生不是虛妄？俄而為人、俄而為鬼、俄而作畜生、俄而生天、俄而入地獄，都是虛妄的。菩提者，覺也，覺則度盡無邊眾生，不但度盡自己八識田中，無始劫以來的眾生，乃至盡虛空遍法界所有一切眾生，亦能度盡，你若能度自己的眾生，則可以度法界的眾生，所謂降服其心者，度眾生也。

所有一切衆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無色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。

所謂衆生者，不離色及心，心色和合是衆生，色空、心空，涅槃妙心便顯現出來。色是身體，身體不離四種生；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；心指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不離心，若沒有心，色（身體）便壞，若無色，心亦無所依止，所謂度衆生者，度色，四生空；度受想行識，心空。

卵生——楞嚴經云：「卵為想生。」隨妄想而受生，例如雄雁飛翔，牠的影子投在雌雁身上，雌雁便受孕，又如鸚鵡，雄的在東邊叫一聲，雌的在西邊和，就這樣一唱一和的，便受孕，都是因妄想而受生。

胎生——胎因情有，有感情然後才有胎生，無論父母，兄弟姊妹，都是因感情而有，是為胎生。

濕生——濕與合感，與境相合，便有濕生，例如把濕的瓦盆覆轉，第二天，便

滋生了蟲，是為濕生。

化生——化以離應，與境相離，捨舊趣新，便是化生；天，是化生，極樂世界的衆生，也是化生。

六道衆生不離四生，有生即有妄，如何度妄，云何降服其妄心呢？

妄心雖然很多，但不離如下五種：

有色——是執有的衆生，著有見。

何謂有色？真心不會有色，起心動念去修心，妄想心便生起來——起心修心，則見是見非，見是見非則執是執非，執是捨非屬修福，執非捨是屬造罪，罪福均屬於「有」；福，有人天生死輪迴；罪，有三塗惡報。

迷了無相之理，所以見是見非，若能領會無相之理，便能度去「著有」的衆生。

梁武帝初見達摩祖師時問道：「朕一生布施、齋僧、建廟，有何功德？」是著了有。祖師云：「全無功德，此乃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不實。」

執著有，是有色，著有色，如何能悟涅槃妙心呢？後來梁武帝拜誌公禪師為師，將自己布施、齋僧、建廟、印經的功德漸漸空去，不再執「有」功德。

無色——是執「無」的衆生，不肯修福慧、不恭敬人、不供養三寶、不拜佛、亦不念佛，認為空就是道，是豁達空。有些人在叢林上修行，三十年也不願提起掃帚掃地，他是一點福也不求，所以任他如何修行，如何用功，如何精進，最後也是枉然，是著無的衆生。

著無的衆生比較難度，不知涅槃妙心內具有無量無邊的功德，不能以空而蔽之，經云：「寧可著有如須彌山，不可著空如芥子許，如來說空法破有，若復著空者，諸佛所不化。」所以千萬不要著空，著空則撥無因果。

著空的衆生，無福無慧，將來受愚痴的果報，是貧窮無福慧的衆生，著空，是為狂心，亦違背佛性，必須捨去空（無）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痴，方可見佛性，發菩提心。

有想——但有其想而不見有行，眼看佛經，耳聞法，心內思惟諸法名相，口講得很好，但無行動，只有其想——打妄想成佛，但不肯修行，打妄想布施，但不願布施，打妄想念佛，但始終不願念佛，打妄想持戒，他終不持戒，是有想無行，名為有想，曉得講不曉得行，全都是妄想。

虛雲老和尚有一次對請法者說：「你不必請我說佛法，你滿肚皮都是佛法。」

意即是他滿腦子都是妄想的佛法，還請講什麼佛法。

修行者，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，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，志在實行，但有其想的衆生，不能見菩提。

昔日有一位香巖禪師，很年輕便出家，在百丈會下精研三藏十二部，能問一答十，百丈圓寂後，他便到湖南親近滄山老人，滄山老人知他會說不會行，便問他：「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是你自己的本來面目？」他啞口無言，三藏十二部內都無這句，香巖求滄山解答，滄山說：「我若說出答案，將來你會怨我。」於是香巖把從前所學的文字般若，全部燒掉，跑到荊州玉泉寺，一心參究「如何是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。」參了三年，一日，鋤地時，把一塊小石子掉到竹樹旁，擊竹之聲，使他猛然醒悟過來，悟到父母未生以前，自己的本來面目，悟道便見道，見道便能說道，即時說了一首偈：「一擊亡所知，更不假修持，動容揚古路，不落悄然機，處處無蹤跡，聲色外威儀，諸方學道者，咸言上上機。」

「一擊亡所知，更不假修持。」無六根之能，亦無六塵之所，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就是佛，何用再修呢？「動容揚古路，不落悄然機。」揚眉瞬目，均顯禪機，「處處無蹤跡」，若想求覓，更無一下手處，「聲色外威儀」，這威儀發乎內心，

出乎外相，不是在一切事相之內，是故「諸方學道者，咸言上上機。」

於是立即向滄山的方向頂禮，答謝他當日未曾說破，所以今日能親見自己的本來面目，是滄山老人善護念、善付囑求法之人。

有想的衆生，只要能放得下，從解而起行，行起解絕，把自己「有想」的衆生度盡，終會悟到自己的本來面目，見到涅槃妙心。

無想——妄想來，止，不打妄想，甚或停止妄想，久而久之便空了妄想，無妄想便能入定，可以入定一日、二日、一個月、十年或二十年。壇經中，智隍禪師以為自己得正定，回河北住茅蓬，整天打坐，所用的就是無想的功。六祖的弟子玄策禪師慕名來拜訪他，問道：「大德在這裡作什麼？」「我入定。」玄策問：「你是有心入定還是無心入定？假如你是有心入定，一切有情都入定，若無心入定，荆棘瓦礫石塊都可以入定，你是有心還是無心入定？」智隍禪師云：「當我入定時，不見有無之心而入定。」玄策云：「若你不見有無之心而入定，離了有無之心而定，是常定，常定是大定，大定就是佛定，佛定常定而無出入，你怎可以說自己入定？」

智隍答不上來，問玄策：「汝師是誰？」「我師是六祖。」「六祖如何說禪

定？」「五陰本空，四大非有，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，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，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」後來智隍往見六祖，六祖對他開示一翻後，智隍二十年所得禪定的心，冰銷瓦解。

無想，是指一些禪人，但除妄想，妄想除盡了後，不知從空出妙有，像木石一樣無想，不起作用，古人云：「冷水泡石頭」，「枯木巖前岔路多」，就是此意，若果無妄想可以悟道，石頭應推為第一。

但得其體，未有其用，只可以生在禪天，如何能上求佛道、下化衆生、廣作佛事呢？應該從體起用，方可以悟道。有些外道可以五百劫無妄想，人無想定，生於色究竟天，五百劫後，妄想又生起，等於大石壓草，草雖暫不生長，把大石移開後，草又生起來，依然有妄想，依然未入涅槃妙心。

非有想非無想——不想有亦不想無，語默雙寂，動靜兩亡，是「非有想」，但是想開悟，故云「非無想」。

非有想非無想的衆生，修行已到了極點，但菩提心還未現前，必須親近大善知識，由善知識替他抽釘拔楔，令他悟過來。

一位禪人問趙州老人：「一物不將來（有亦無，無亦無），如何？」趙州曰：「

放下著。」禪人云：「一物不將來，放下個什麼？」趙州曰：「放不下，挑出去。」他便悟道，他雖然無妄想，但他存無想，仍是有想；他就是卡在一物不將來這個非無想的關內。

修行人想開悟也是一個妄想，令你永不能開悟。

禪宗大德參禪就在這個地方——非無想——話頭是空（無想），但話頭不明，想明白這個話頭，還有求理心在，便是非無想，於是直參下去，參，就是非無想。

因此，若妄心而言，執是執非是有色，撥無罪福是無色，單講不行是有想，除妄而不起作用是無想，有無俱遣、語默兩亡，是非有想，理還未明，有求理心在，是非無想。

度衆生就是度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之色，及度其有色、無色、有想、無想、非有想非無想之心。

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

無餘者，無煩惱習氣妄想之剩餘，名為無餘。

涅槃，就是清淨心，妄想，是染污心，妄想滅，涅槃妙心即現前。

「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」，因我們最初一念不覺，迷了涅槃妙心，故有種種妄想，因種種妄想而作業，便有種種生死，因種種生死而有種種衆生，是故所有衆生，都是從涅槃妙心而起，衆生滅，還歸涅槃妙心，猶如大海出生千濤萬浪，千濤萬浪滅，大海澄靜，回復大海的本來面目。

有妄想的衆生，涅槃妙心不現前，所有妄想的衆生滅盡，就能見到清淨圓滿涅槃妙心。

「我皆令人無餘涅槃」，把有色、無色、有想、無想、非有想非無想的心——妄想、煩惱、習氣——度盡無餘，「而滅度之」，滅，即寂滅，煩惱本來寂滅，一切法本來無生，迷則有生，悟時無生；度，即是出生死苦海，到涅槃彼岸之意，故云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

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，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

此乃觀照般若之文。

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後，開始度妄想的衆生（註二）、度習氣的衆生，度煩惱的衆生，凡夫的妄想煩惱習氣，多如空中的塵，搖動不停，又如虛空的風，忽然而起，忽然而滅，一彈指頃，有九十剎那，一剎那，有九百生滅妄想，所以凡夫一念之中的妄想多得厲害。

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，以般若觀其寂滅，度其出生死，來一個妄想，滅一個、度一個，來無量的妄想，滅無量個、度無量的妄想衆生，所有衆生度盡，涅槃妙心即現前，若有一妄想衆生未盡，涅槃妙心也不會現前，一定要把衆生度盡無餘，涅槃妙心才現出來。

無論念佛、持咒、參禪，目的都是度妄想的衆生，當用功時，把妄想逼了出來，開始時，只逼出一個兩個妄想，到後來，妄想傾巢而出，那時便是好消息，仗念佛的力、或咒力、或是參禪看話頭的觀照力，一下子把妄想衆生一網打盡，所謂「滅度無量無邊衆生」，無量無邊的衆生度盡後，再觀一觀，佛號空、大悲咒空、話頭空，真妄兩亡，天下太平，可有衆生？

衆生本來空，猶如發夢一樣，夢中有無量衆生，醒來時，一個不可得，夢原來

是空。

煩惱本來空、衆生本來無、生死本來寂滅，迷時則有，悟時則無，故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，是為實相般若。

衆生滅度後，還有什麼？若果說還有什麼，便著了個什麼，所以什麼也不說，只說涅槃妙心，也就是菩提心，滅度妄想的衆生後，只有菩提心現在眼前，我們便依這個菩提心而修行。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

此乃金剛經度衆生而無衆生可度之文。

為什麼實無衆生得滅度？皆由菩薩無四相，有四相則有衆生，無四相，所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

相不住相，迷性而有相，迷失了佛性則見種種相；性不住性，離相而見性，欲

想見佛性，一定要離相；「迷性見相，離相見性」，我們一定要緊記這八個字。

金剛經處處提出四相，何謂四相？

①我相——度衆生時，見有能度的我，則有我相，不見有能度衆生的我，則無我相。我相不是本來有，取我則有我相，不取則無我相，何為取我而有我相？例如，你有錢財，若執自己有財便有我相，不執自己有財便無我相，我相，是從執著而有。菩薩有我相，煩惱因而生起，亦因此增長，因為有「我」而生起無量煩惱，云何「我」度煩惱？煩惱反會增加，為什麼呢？若見有衆生滅度，見有滅便有生，不見有滅，無滅則無生，那時才可稱為實實在在度衆生，而不見有衆生滅度。有些人埋怨煩惱破不盡，皆因見有煩惱可滅，見有滅則見有生，不久，煩惱又生起來，因為有能滅的我相在。

②人相——人相也是取則有，不取則無，例如，我修善，執自己是修善之人，他不修善，執別人不是修善之人，看輕他人，這便是人相。經云：布施即非布施、持戒即非持戒，則無布施持戒之人相；忍辱，無辱可忍，則無忍辱之人相。

人相，也是我相的一種，執「我」行善，我是善人，八識田中，便有善人的相，有相即遮蔽佛性，迷失佛性，迷性即有生滅，有衆生生，亦有衆生滅；或者著

我是修行人，著了修行人的相，著了人相，心內便有一物，亦遮蔽佛性，迷性則煩惱起。

③衆生相——衆生即妄想，去掉妄想，那裡有衆生，妄想的確是衆緣而生。妄想有無量之多，比恒河沙還多，的確是衆生。我們一天打多少個妄想？日間為想，晚上發夢，也是妄想，是為衆生相。

衆生相的範圍很廣，好食懶做，是衆生相，惡事向他人，好事歸自己，俄而作小人，俄而為君子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都是衆生相。

菩薩度衆生，自己不能有衆生相，自己有一個衆生相，則度不了衆生。

我貪，是一個衆生相，我貪，又如何度別人不貪，我瞋，又是一個衆生相，我既有一個「瞋」的衆生，又如何度別人的瞋；自己不布施，別人更不布施，自己不持戒，別人更不持戒。菩薩度衆生，自己萬不能有衆生相，若無衆生相，一切衆生，一時度盡。

有了衆生相便迷失佛性，迷佛性則心有生滅——有衆生生，有衆生滅，故有衆生得滅度者——滅去衆生相，是為離相見性，見佛性則無生滅，是故無衆生得滅度者。

④壽者相——遇境逢緣，取捨分別，經過很長久的時間，仍堅執取捨分別，是為壽者相。例如某甲開罪了某乙，某乙三年也不跟他說話，瞋恨心還在，這便是壽者相。

壽者相，是指煩惱命的壽者相，是惑命，不是慧命；煩惱由今生帶到下一生，前世瞋，今世亦瞋，前世愛，今世亦愛，前世痴，今生亦一樣愚痴，是為煩惱的壽者相。文殊菩薩偈云：「衆生學平等，心隨萬境轉，百骸俱捨盡，其如憎愛何？」

對境取捨憎愛，分別取捨憎愛的心相續無間斷，便是壽者相，對境若不取捨憎愛，便無壽者相，壽者相是比較微細，取捨憎愛是第七識，分別是第六識，經過很長久的時間，也不容易放下解脫的，名為壽者相。

菩薩無我相，即如大海無東風，海水無波浪，菩薩無人相，即如大海無南風，海水亦無波浪，菩薩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，即如大海無西風，亦無北風，海水無波浪。若大海無四邊風起，則波浪止息，還歸大海。

金剛經講四相的確有道理，所有煩惱都是因四相而有，若無我相，何來有貪瞋痴的煩惱？著我是善人的人相，便有憍慢心，看人不起；衆生就是生滅心，所謂衆生相者，是指衆生的八萬四千塵勞煩惱，衆生相空，八萬四千塵勞煩惱亦空；我相、

人相、衆生相，相續不斷，名壽者相；四相中，但有一相都不得了，有一相則招無量煩惱，即如大海但有一邊風起，大海波濤便不能止息。菩薩無四相之無明風，涅槃性海現在眼前——清淨、不生不滅、無餘。

四相空，菩提心現前，菩提是覺，覺即無生，覺一切衆生無生，是為不滅度而滅度一切衆生，亦為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若想見佛性，一定要離四相，四相，是煩惱的根本。

世尊先答降心，狂心不降，如何能住於菩提？狂心就是生死，生死就是衆生，衆生有無量無邊，狂心亦無量無邊，狂心頓歇，歇即菩提，狂心不外是有色、無色、有想、無想、非有想非無想，行者迴光返照，見有色則度，見無色亦度，見有想無想亦度，如是滅度無量無邊衆生，終有一天，豁然悟到衆生本來空，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，所度的衆生既無，能度的我相亦無，能所兩亡，自性真實，自性清淨，菩提心現前，從性起修，修六度萬行，直至成佛。

復次須菩提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。

此乃金剛經無住布施之文。

無住就是般若，般若不住一切法，凡夫法法有所住，故不得般若，若想求般若，一切不可住，不住財色名食睡，乃至不住三身四智五眼六通，古人云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何人？」不與萬法為伴侶者，便是般若，所以一切衆生成佛時，什麼也無，惟有般若具足六度萬行，莊嚴佛土，菩薩悟道時亦然，惟有般若，以般若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。

觀音菩薩得般若，尋聲救苦；普賢菩薩得般若，六度萬行齊修；文殊菩薩得般若，教一切菩薩發菩提心，得根本智；地藏菩薩得般若，空地獄，衆生度盡，然後證菩提。所以般若之行，一行一切行，行行遍法界，故經中云：其福德猶如虛空。

六度以布施為首，布施有三種：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捨財而施名為財施，歷代三藏法師說法，令人悟道，稱為法施，觀音菩薩現神力救衆生苦，是無畏施。

以菩提心修布施，菩提心不住一切法——不住生死、不住涅槃、不住六根六塵六識、不住欲界色界無色界，於三界九地已證之法亦不住，是謂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。不住就是布施——內捨慳貪煩惱，外利益一切衆生。

不住一切法，自性清淨名為戒波羅蜜，持戒度毀犯，捨離破戒的妄想，是為上

求佛道，持戒清淨，以戒福利益衆生，是為下化衆生。菩提心不住一切法，在塵而不染塵，在欲而離欲，名為戒波羅蜜。

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忍辱，不住就是無生，煩惱不生，就是忍辱波羅蜜。

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精進，用功而不住法，便忘了時間性，是名精進波羅蜜。

不住於法行於禪定，「不住」者，空也，一切法空便入定，色空入色定，受想行識空，入受想行識定，火空入火定，水空入水定，空空入空定，能空一切法即得定，是謂菩薩於一切法無所住，而行於四禪八定。

菩薩於一切法無所住，所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等十八界之法無住，無住便是般若，是謂菩薩於一切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般若。

又，佛弟子中，舍利弗智慧第一而不住智慧，以智慧布施利益衆生，若有所住，便生出自私自利之心；目犍連神通第一，不住於神通而利益衆生；阿難多聞第一而不住於多聞，以多聞結集經藏，利益無量衆生，是為不住於多聞而行布施。

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，以長處布施利益衆生，不應住於長處，我們雖然還未開悟，亦可以把自己的長處貢獻出來，布施利益衆生，有所住，便是慳貪，所

以凡夫菩薩，亦可以不住於法而行布施。

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

「不住色」，財是色之一，不住財就能布施財，不住珍寶之色，亦能以珍寶布施，菩薩不住一切色，是故能以最好之物布施，不住，就是智慧，有智慧就不會起煩惱，所以對財物之色不會慳貪。

不住色，是智慧，布施，是慈悲，所以菩薩有智有悲，羅漢不住色，但不肯布施，所以有智無悲，凡夫不但住色，亦不布施，所以無智無悲。

「不住法」，法即法塵，三藏十二部語言文字經典，就是法塵，不住於法就能布施法，是法施，若住於法，就不願以法布施，是為吝法。

不住神力，以無畏神利益衆生，是無畏施，若有威德而住於威德，不能布施，不住威德，就可以神力布施，例如觀音菩薩神力能救苦，神力能與樂，是為無畏施。

所以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則具足三種施，不但如是，戒亦具足，著色破戒，不

著色，心清淨，便是戒，不住聲香味觸法，心清淨，戒亦清淨。

如是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煩惱不生，忍則衆惡無喧，名忍辱波羅蜜。

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空了時間性，是謂精進波羅蜜。

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六塵空，得禪定波羅蜜。

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一切法不住便住於般若。

因此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不但能布施，更能修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

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

布施時，不應住我相，若「有我」布施，將來便「有我」受果報，亦即有我入生死，無我布施，則無我受果報，誰受生死？

菩薩布施，不住我相，「我」則無限量，週遍法界，以法身真我，供養大眾。

布施時，若有受施的人相，便會有揀擇，有分別心，則心量小，心小福亦小，

梵網經云：「供養五百羅漢菩薩僧，不如僧次一凡夫僧。」供養五百羅漢菩薩僧是分別心，在大眾中僧次一凡夫僧是無分別心，有分別心不及無分別心，布施時若無受施的人相，則無分別揀擇心。

菩薩布施，不住於人相，人相無限量，上供四聖，下濟六道。

布施時，若著所施的物相，物有大小，福亦有大小，故福有限量，有限量是有為法，無為法無限量。

菩薩布施，不住物相，物相便無限量，布施物週遍法界，福德亦週遍法界。

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內不見有布施的我相，外不見有布施的物相，亦不見有受施的人相，三輪體空，是為無相布施。

何以故，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

為何要以無相布施？

不住相布施是無為法，無為法無相，無相即無大無小，既無大小，故福德不可思量。住相布施是有為法，有為法有相，相有大小，故福德可以思量。

是故世尊拈花示衆，迦葉微笑，一花雖小，但一朵花可以供養法界如來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東方虛空可思量不。不也，世尊。

東方虛空無有大小，故不可思量。

須菩提，南西北方、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。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

世界中大者莫過虛空，一切性中大者莫過佛性，何以故，凡有形相，不得名為大，虛空無形相，故名為大。衆生心性有限量，例如惡性不含善性，剛性與柔性不能並住，此乃限量，不得名為大；佛性則無有限量，善惡均能覺，非動非靜，覺動覺靜，故名為大。

虛空中無東西南北，若見東西南北，亦是住相，不得解脫；佛性本無我人衆生壽者，若有四相，即是衆生性，不名佛性，亦所謂住相布施也，菩薩行施，不住於相，無所希求，其所獲福德，如十方虛空，不可較量。

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

須菩提請問世尊：「云何應住？」佛言：「應如是住。」——

無住而住，就是住於菩提心，布施無住，布施的功德便住於菩提心，持戒無住，持戒的功德便住於菩提心，忍辱無住，忍辱的功德，住於菩提心，禪定無住，禪定的功德，住於菩提心，菩薩修六道萬行，一一離相，無相的功德，住於無相的菩提，故云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」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可以身相見如來不。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

色身有相，法身無相，色身者，四大和合，父母所生，肉眼所見，法身者，非父母所生，無有形相，亦非青黃赤白，肉眼所不能見，惟有慧眼乃能見之。

凡夫但見三十二相的色身如來，不見無相的法身如來，法身身等虛空，是故佛問須菩提，能否以身相得見法身如來。

須菩提知道，凡夫但見有相的色身如來，認為色身是有，著有見，不見無相的法身如來，故言不能以身相，得見法身如來。

何以故，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

須菩提再解釋：「世尊所說的色身如來是應身，應身有身有相，法身無身無相，若能見身即非身，相即非相，即見法身如來。」

佛告須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

金剛般若是佛的境界，由衆生到佛的境界，其實是不隔的，迷即衆生，悟時是佛，何謂不隔？波浪即水，不是離開波浪才有水，即波浪而見有水，但波浪不是水的本性，從波浪體會水不難，但著了波浪，則永遠只見生滅無常的波浪，見不到不生不滅，一體的水性，所以衆生悟佛道，說難不難，故謂不隔。

金剛經處處教我們離相——度衆生不見有衆生相可度、布施不見有布施相、離相即可見法身如來，不是以三十二相見法身如來，以三十二相見法身如來則不用修行，舍衛國九億人，有三億人見佛聞法，三億人見佛而不聞法，三億人不見佛不聞法，業障深重所致，佛法的確難聞。

既聞了佛法，為什麼還未開悟呢？問問自己可有種善根，未種要種，種了之後可有增長，增長了可有成熟，若善根成熟，一聞佛法即悟道，若善根未成熟，或未增長，甚或未種善根，那你以什麼來悟呢？

上來說得很清楚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，不錯，諸相非相是如來，但你何曾見到諸相非相，人家讚嘆你便歡喜，開罪了你便發脾氣，什至發夢時也還不知夢是非相，知道夢是非相就好了，但是任何一個人在夢中不知是夢，不知夢是非相，等到醒來時，才知夢是非相。人生如大夢，有誰知道自己現在發夢，知道現在發

夢，就見到非相的法身如來，但現在不知道自己造夢，便著相見生死，所以虛雲老和尚說：「拜佛若能見到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

有人問趙州老人：「請問和尚，何謂佛？」「殿裡底。」「那是泥塑木像，我不問這個佛，我問法身佛。」「殿裡底！」

法身佛未曾離開有相佛，若見諸相非相，便見法身如來，倘若離開諸相，那裡還有法身呢？離了衆生，那裡還有人成佛呢？成佛是衆生成，沒有衆生，誰來成佛？離了波浪，那裡有水？惟有離了波浪的相，便能見清淨的水體，所以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法身如來。

**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頗有衆生，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
生實信不。**

此乃金剛經正信之文。

須菩提知道世尊所說的是大乘法，小乘的羅漢也不易解，更何況未出輪迴的衆

生，所以問，可有衆生，得聞「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的章句，親見法身如來，而生實信。世尊又謂布施無相，那一個人見到布施無相，而能相信無相的妙行呢？須菩提意謂，衆生一定要見到三輪體空，才能生實信。

修行用功，若能夠見到諸相非相，即見法身如來，能夠見到法身如來，就算在任何艱苦的情形下，也不會退心，若只有汎汎而信，而未見法身，遇境逢緣，被五欲六塵之境所轉，便生退心。

從前我認識一位居士，很誠心修行，甚至如來的舍利，也給他求得，後來年老時，他開始有點糊塗，我再次見他時，他說自己身體不好，要食狗肉，我很替他可惜，從前他的致誠心，可以求得釋迦佛的舍利，現在年老時，反而食狗肉，可知道他未曾有一個實信，只是汎汎而相信，為何他可以得到舍利？那是他的一念誠心所感，但未見法身如來，所以未生實信，只是汎汎而相信。例如朝普陀山，不是每一個人朝普陀山回來之後，一定會轉好的，有些人依然故我，皆由未曾有一個實信。實信真實，真實地相信佛教，是為正信。

見到法身如來，法身就是般若，般若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菩提，既然得見菩提，

又怎麼不會相信，又怎麼會生退心呢？

佛告須菩提，莫作是說，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

如來說法，若無人相信，如來是空說。如來言不虛發，如來金口出言，不會空說，如來說「若見諸相非相」，須菩提以為在法會中無人相信，其實除了須菩提相信外，還有一千二百五十位阿羅漢會相信，焉能說「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」，所以世尊謂須菩提：「莫作是說。」

不但現在有人相信，如來滅後，亦有人相信，信什麼？信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的般若妙法。

「後五百歲」者，如來滅後，有五個五百歲，第一個五百歲，解脫堅固，其中有龍樹菩薩，優波鞠多尊者，度無量人，依如來的遺教，得解脫之果。

第二個五百年，禪定堅固，佛弟子雖未得解脫之果，有修四禪八定、有修念佛

三昧、有修數息觀、有修空觀等，皆得禪定三昧，在此五百歲中，亦有人相信般若。第三個五百年，多聞堅固，佛法開始流入中國，當時有鳩摩羅什法師、道安法師等，一個寺門中，最少住上五百位和尚，道安法師講經時，最少有一萬人聽法，是為多聞堅固，在此五百歲中，亦有人相信般若。

第四個五百年，寺廟堅固，在六祖菩薩時代，恰巧是佛滅後二千年，馬祖興叢林，百丈立清規，到處是佛堂，是為寺廟堅固，辦道場求福，在此五百歲中，亦有人相信般若。

第五個五百年，鬥諍堅固，各立門戶，學者無所適從，但仍有人相信般若。在最後的五百年中，有努力求福求慧者，嚴持如來清淨戒，由清淨戒得見如來無相戒。

例如殺生，殺了一條魚、一隻雞，是有相，不殺生即無殺，無殺即是無相，戒是無相，功德亦是無相，如是不盜、不淫、不妄，亦是無相。

「修福」者，福有三種：布施、持戒、禪定，文中指的是修禪定的福；佛滅後第五個五百年，佛弟子持無相戒，修無相定，依此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信心清淨，得見法身如來，知道法身才是真實，故云「以此為實」。

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，種諸善根，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。

「諸相」我已見到，但是還未見到「非相」，皆由自己的善根還未成熟，所以要多種善根，如何種善根呢？

地藏經云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於佛法中種少善根，一毛、一塵、一沙、一滴，地藏菩薩，即以道力擁護是人，漸修無上，不令退失。

所以若不在佛法中種善根，就是以恒河沙七寶布施，也只得人天的果報，是有漏的因，生死的果，決不能成佛。所謂修行者，就是栽培自己的善根，聞了佛法便有善根，要好好的栽培。

善根是於佛法中來，悟與不悟，看你可有善根，早悟或遲悟，也得看你善根成熟還是未成熟。

種善根者，如地藏經所說，於諸佛所而種善根，故云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」，善根成熟，方可解般若。此外，誦經、念佛、拜佛、參禪，也是種善

根，應該勇猛精進，念念佛、念念種善根。

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，種諸善根」，是指長遠心，以長遠心修行，直至善根成熟，一聞法，便大徹大悟。

馬祖二十年不開口，二十年種善根，南泉祖師得法後，三十年不下山，達摩祖師九年面壁，九年種善根，是謂已於無量千萬佛所，種諸善根，善根成熟，就是聞法開悟之時，所以種善根須有長遠心，善根由種子而增長，因增長而成熟，善根成熟，聞法即悟。

應以何身得度，觀音菩薩即現何身而說法度之，為什麼觀音菩薩不現身向我們說法呢？因為我們的善根未熟，若善根未成熟，就是觀音菩薩向我們現身說法，我們也不能開悟。諸佛如來出現世間，都是在衆生善根成熟之時，是故釋迦世尊初轉法輪之時，五比丘證阿羅漢果，百萬諸天證無生法忍。

聞是章句，一念生淨信，念念生淨信，念念生淨信是由最初第一念而生，在最初一念清淨信心中，見到自己的佛性，知道佛性才是真實。因此，「一念生淨信」，是屬於十信位的菩薩，傅大士云：「信心生一念，諸佛盡能知，修因於此日，得果未來時，三大經多劫，六度久安施，薰成無漏種，方號不思議。」

從一念信心而修因，以十信為因，進而至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，而得佛果，故云得果未來時。

由一念信心而修佛因至成佛果，須經三大阿僧祇劫修六波羅蜜，把八識田中有漏的種子薰成無漏，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，普照十方世界，所以信心生一念，是成佛之因，經云：「十善菩薩發大心，長別三界苦輪海。」見法身後，生死已了，雖然還未成佛，但是已經長別三界輪迴苦海。

修行不難，天天的念佛誦經坐禪，但是難在一念生淨信，我們不但未曾有一念生淨信，反而念念妄想昏沈，未曾有一念狂心頓歇，歇即菩提。

上文我曾經引用涅槃經中兩句法語：「發心究竟二不別，如是二心先心難。」發心及究竟成佛，等一無異，惟是二者之中，先心最難，即是一念生淨信者。果從因生，不是因從果生，一念生淨信是佛因，佛因較難，但只要有一念淨信的佛因，將來自然有成佛的佛果，所以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」的功德很大，有誰知道呢？——

須菩提，如來悉知悉見。

一念淨信的功德，乃至菩薩、聲聞、緣覺，也不知道，惟有如來知道，此文中的「如來」，是指十方如來，不是單指釋迦牟尼佛。「如來悉知」，「悉」，乃「盡」的意思，佛心盡知，佛眼盡見。

是諸衆生，得如是無量福德。

見佛法身，一念生淨信，就是見性，任何功德都不及見佛性的功德大。

「是諸衆生」者，雖云見性，但還是衆生，因為第一念見，又不知何時何日，於第二、第三念再見，不過第一念見了之後，信心成就，永不退轉；「得如是無量福德」，佛性內有無量福德，所以見佛性的福德亦無量。

何以故，是諸衆生，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，無法相亦無非法相。

五蘊和合為我，從五蘊起執，有我相，空五蘊即見法身，法身無相，所以見法身後，不再有我相。

四大和合為人相，命終時，地歸地、水歸水、火歸火、風歸風，四大分散，何來有人相？所以見法身後，不復再有人相。

法身無生，無生則無滅，生滅的妄相心滅，衆生相亦滅，故無復衆生相。

既不執身為我，便沒有長短壽之分別，所以無復壽者相，是故悟道之人，生死來去自由，能够坐脫立亡。

無法相者，悟道之人，離名絕相，不再執著三藏十二部諸法的名相，但亦不執著謂無三藏十二部的名相，故云「亦無非法相」，若言無三藏十二部，便是謗法。

何以故，是諸衆生，若心取相，則為著我人衆生壽者，若取法相，即著我人衆生壽者，何以故，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人衆生壽者，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，以是

義故，如來常說，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

「是諸衆生」，指未悟道之人，衆生未悟道，未生一念淨信以前，若見相，便立即取相，相就是境，都是虛妄，若取相，則有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，是謂無明。

有些人執法相，法相者，三藏十二部諸法的名相，其實法相是讓我們依着來修行，不是要我們去取著，言我能解名相，其實所解的是名相，能解的是誰？是妄想。所謂「名相妄想，真智如如。」名與相是二法，解名相的是妄想，妄想滅，得真智，名相滅，見如如之理，若取名相，心內便著我人衆生壽者四相。

假如不取諸法的名相，卻去取諸法的非相，認為不須依三藏十二部的經典修行，你教他念佛，他說不須要念佛，你教他持戒，他說不須要持戒，你教他拜佛、坐禪，他說不須要拜佛、坐禪，名為取非法相，亦名為謗經，所謂「離經一字，是為魔說」，亦著了我人衆生壽者。

其實佛說法是無定的，衆生著空，如來說有，以有破空，但不可執有，故云

「不應取法」；衆生若著有，如來便說空，以空破有，但亦不可執空，故云「不應取非法。」

上來「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」，一念相應，見到法身如來，見到自己本來面目，其福德猶如虛空，從此無四相、無法相、亦無非法相，從性起修，直至成佛。未曾有一念生淨信者，那麼，就要小心，修行第一個條件，切莫取任何相，取相便迷性，若見相而不取相，離相便見性。

何謂取相？取相即取法，法者，一切法，簡而言之，不離一個「有」字，「有」莫取，「非有」亦莫取。修行時，不是見「有」便見「無」，見有之時，不取有相，過了「有」關，見無之時，不取無相，過了「無」關，要透過「有」、「無」二關，才能悟道。

例如坐禪時，妄想來，不取妄想，妄想便滅去，滅了之後，昏沈又來，昏沈又是一個相，不取昏沈相，昏沈便滅去，滅了之後，妄想相又來，如是妄想及昏沈相間而現，若離妄想及昏沈，便能得定，「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」，法即是「有」，非法，即是「無」，以「有」、「無」概括一切，所以法及非法，皆不應取。

昔日趙州門下，有一學人，向趙州老人告假，到南方參學去，趙州老人云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，三千里路逢人，不可錯舉。」那位學人即時醒悟過來，不再去參學。

到南方參學不外是想見性，見性之路，依法華經說，有五百由旬，依趙州老人說，是三千里路逢人，但未見以前，在三千里路程內可能見到佛，所以有佛處不得住。有佛既不住，無佛又如何？無佛處急走過，離有佛無佛兩邊，就是行於中道，就是般若，所以云三千里路逢人，不可錯說。

「以是義故」，以不取二邊的中道義故，「如來常說」，如來於方等八年、般若二十二年，說的也是這個道理，對誰說呢？對比丘說，因為比丘求了生死，在家人眾未必求了生死，故云：「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如來所說的法，都能度人離生死苦海，到涅槃彼岸，到了彼岸後，如來所說的一切法都要捨，何況世間法，更要捨。

其實捨法即是捨心，法捨至極點，心亦捨，心與法相連，法盡，心亦盡，法絕，心亦絕，所以捨法就是捨心，若還有一法在，即是未肯捨心，例如要保護黃金，不是有一法保護黃金，是你的心要保護黃金，若肯捨黃金，你的心亦捨掉，是故捨法

即捨心，捨心即捨法，心法俱捨，心空法盡，即到彼岸。到了彼岸，船要捨，心亦要捨，法窮心盡，即見如來；修行無別法，惟「捨」而矣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。

道，只有一個，悟，亦無兩個，衆生悟道，與佛無異，如何能悟道呢？先要認識清楚何為道？道是不生不滅，無來無去，非一切法，清淨本然週遍法界。道是無相，若想求道，一定要達無相的境界，方能與道相合，若著有相，任汝無量劫修行，以有相求覓無相的道，如何能求到呢？所以一定要捨離有相，修無相行。

無相即無為，有相即有為，以無相的心，求無相的道，能求的（心）是無相，所求的（道）亦是無相，無相與無相合為一體，便悟道。有與空是合不來，一定要以空，才能與空相合，空與空相合，便成一體；再舉一例，若想與水和合，一定要用水，水與水合，便合為一體，若用泥，泥與水是合不來，一定是水合水，空合空。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，句句無為，未曾以有為法繫縛衆生，所謂戒定慧三無漏

學，以無漏法度衆生：戒是無相，定是寂滅，慧是無住，以此戒定慧，才能出苦海，所以應修無為法。例如念佛，念至無念而念，才算有點進步，但還有「我」在，有我仍是有為法，要念至無我念佛，才是無為，才能悟無生忍，若還有我相在，有我便有生，那又如何可以花開見佛悟無生法忍呢？所以念佛是從有念而念、無念而念、再進一步無我而念，即念佛時無我相，無我相，心即空，以無相念佛的心，才可以求無相的道。

此段文是說得菩提道，得道時沒有能得所得，如空與空合時，沒有能合所合，既無能合所合，則無能得所得，但亦不能說無得，彼空與此空相合不能說無合，得道時就是這個境界，得時無能得所得，是為無得而得，是真真得無上道，此文的大意就在此。

須菩提聞說修行至法極心盡時，便到彼岸，心內便起疑問：「既無心又無法，到彼岸時得個什麼菩提法？若是無心，誰人得法？如來是得法才說法，有得才有說，無得又以何說法？究竟如來有沒有得法？若有得才說法，不應要我們捨法，若無得無說，才可以叫我們捨，究竟如來有沒有得菩提？」

佛知須菩提有此疑，故問須菩提：「如來有否得菩提？」

如來得菩提，不是從外而得，如水合水，如空合空，無能合所合，如來得菩提，菩提無相，如來亦無相，無相與無相合，名為得菩提。

何以如來無相？如來心空寂，能所心滅，故得菩提，凡夫能所心未滅——「能」是知，「所」是妄想——例如聰明的人，「知」道自己心內「想」什麼，便是有所，既有能所便有相，有相又如何得無相的菩提？如來亦不過修行用功，至能所心滅，心空，心空即無相，無相的智慧就是無相的菩提，所以能所心滅，便是菩提，那麼如來得個什麼？

水流入大海，何曾得大海，水就是大海，大海就是水，無能得所得，如來得菩提是無為法，無為法無兩個——得、不得。

菩提不能說有得，有得就是妄想，又不可說無得，無得亦是妄想，妄想不空，不能得菩提，妄想空，就是菩提，若妄想已空，更不能說得與不得，這就是不二法門，故云「如來得阿耨菩提耶？」

其實此段文所講的，是菩提無得之文，免得衆生依真起妄。依真，妄亦起，真若不立，妄亦不生，聞說真，便依真起妄，所以得菩提是無得，不令衆生依真起妄。

這部是般若經，般若是大火聚，一點也不能執，古人云：「太末蟲，處處能著，獨不能著火焰之上；衆生心，處處能緣，獨不能緣般若上。」般若不能被攀緣，從前依生死起執著，起煩惱作業，現在豈能依般若起惑作業？

得菩提者，如寤時人，說夢中事，心縱精明，總不能將夢中事指示於人，是故得菩提是無得而得，不可執、不可著、不可取，若取菩提，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則現前。

煩惱是沿真而有，金剛經中，處處指出依真起妄，亦剖析得最透徹，所以真尚不立，何況是妄，真妄兩亡，就是到家之日，因此得菩提，是無得而得。

如來有所說法耶。

如來說法的目的，是去除衆生煩惱，若衆生煩惱盡，那麼如來無所說，若衆生煩惱未空，如來便要說法治衆生煩惱病，所以不能謂如來無所說。

須菩提言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，如來可說。

菩提即是覺，覺有，有滅，有滅即非有；覺無，無滅，無滅即非無；如是覺生非生、覺滅非滅、覺一乘非一乘、覺三乘非三乘，是故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若有定法，衆生便執著菩提是有，取有，四相亦跟着生起；若云菩提是無，衆生便取著無，四相亦跟着生起，取有取無，執大執小，都是依真起妄，所以菩提是無定，不可執、不可著、不可取，故云「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無有定法又是什麼呢？就是無為法，若有定法，定於惡著惡，定於善，著善，定於有，執有，定於無，著無，定於小乘，執小乘，定於大乘，執大乘，無定，則無執，故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

菩提只是一個假名，如來說種種法逗衆生種種機，對業障重的衆生教以念佛觀，對散亂的衆生教以數息觀，多欲的衆生教以不淨觀，愚痴的衆生教以因緣觀，瞋恚衆生教以慈悲觀，是故如來無有定法可說，維摩經云：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

類各得解，皆謂世尊同其語，斯則神力不共法。」佛以一音說法，小乘人聽到的是小乘法，大乘人聽到的是大乘法，所以佛初轉法輪時，五比丘證阿羅漢果——是小乘法；八萬諸天證無生法忍——是大乘法。

何以故，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說，非法、非非法，所以者何，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

如來得菩提是無為法——無得而得；如來說法，也是無為——無說而說，所以如來所說的法，皆不可取。

取，即心取，如來所說的法，過凡心境界，心行處滅，才可領會，心行未盡，不能領會。凡心的境界是有為，有生死，有生滅，無為的境界才是涅槃，所以凡夫以妄想心不能取如來的法，若果念佛念至心滅，當下即能領會，或是持咒至心空，亦能領會，法華經云：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知。」不可以思量心、分別心，取如來的法，思量分別心盡，便能領會如來的法，若思量分別心未盡，你還未能領

會如來的法，故云「皆不可取」。

心如何才滅？念佛念至心法兩亡，就是心行處滅。

如來所說的法既不可以妄心取，那麼可以口說嗎？亦不可以口宣說，如來所說的法，超過凡夫言語界，不能用凡夫言語表達出來，是為不可說，惟有語言道斷，才可以明白如來的法，語言未斷之時，就是用多劫的時間，也講不出來。法華經云：「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。」一乘之法，不可以指示，更不可以言辭表達出來，法華經又云：「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。」諸法的寂滅相，不可以用言語宣說出來。

既不可以說，那麼就不說嗎？又不是不說，語言道斷，就是說法，古人云：「達摩西來一字無，全憑心裏用功夫，若以紙上談佛法，筆尖點乾洞庭湖。」

法眼祖師未悟道以前，很喜歡研究肇論，曾到處參學，有一次，因雪阻，在羅漢琛禪師處掛單，琛禪師與他談肇論，禪師說：「肇論云，天地與我同根，請問上座與山河大地，是同是別？」法眼說：「別！」琛禪師豎起兩個指頭，法眼改說：「同！」琛禪師又豎起兩個指頭。

兩個指頭，不能說同，又不能說異，兩個指頭不一樣，所以不能說同，兩個指

頭同一掌出，所以又不能說別；意思是，山河大地與我，不可以說同，又不可以說別。

第二天，雪停了，法眼向琛禪師告假，禪師送他到門外，說：「佛法說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對麼？」對！琛禪師指着門外一塊大石說：「那一塊石，究竟是在你心內，抑或是在你心外？」法眼說：「在我心內。」琛禪師說：「行者，何苦把石頭放在心內！」法眼啞口無言，立即放下衣包，依止琛禪師。

法眼用三十天講言說道理，琛禪師不認可，說：「佛法不是這個。」法眼云：「某甲辭窮理極。」琛禪師說：「若論佛法，一切現成。」法眼當下開悟。

辭窮就是語言道斷，理極，就是心行處滅。修行至心盡言絕之時，才能够明白佛法，心行未盡，未解佛法，更不會說法，所以云如來所說的法，不可以心取，更不可以口說。

語言道斷就是不可說，心行處滅就是不可取，那又是什麼呢？就是非法、非非法。

如來所說的法，不是有（非法），又不是無（非非法），黃檗禪師云：「法本不有，莫作無觀，法本不無，莫作有觀。」法不是有、不是無、不是亦有亦無、不是

非有非無，離四句，絕百非，就能見到諸法的實相，諸法的實相亦即無為法，無為法不可以說有——有生死；更不可以說無——無生死。無為法內既無生死，何來有生死滅？有為法有煩惱可斷，無為法中，既無煩惱，何來斷煩惱？

一切三賢十聖，皆證無為法：從有為——有煩惱可斷，入無為——煩惱空，無煩惱可斷，便是無為。

小乘以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為賢，四果阿羅漢為聖，大乘以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為三賢位，十地菩薩為十聖位。雖云無煩惱，亦有賢聖之差別，猶如大海，大海是一，但是大海有淺有深，是故有差別；無為法是一，但亦有賢聖之差別：

初果見惑煩惱空，阿羅漢果是見思煩惱空，菩薩不但見思煩惱空，所知障亦空；小乘以我空得無為，大乘以我、法二空得無為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甯為多不，須菩提言，甚多，世尊。

以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布施，有能施的我，所施的七寶，有受施的衆生，是有相布施，屬有為法，故佛問須菩提：「其福多否？」須菩提回答說：「甚多。」為什麼呢？

何以故，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

有為的布施有相，有相則必有處所，其處所落在人天路上，既在人天路上，此布施福德，即非福德之性，而是福德之相。

何謂福德性？心有能所，即非福德性，能所心滅，是名福德性。雖以恒河沙七寶布施，有能施所施，未得三輪體空，依然落生死，故名即非福德性。

福德性是無相，在諸法來說，就是布施的性，是禪定、持戒、忍辱的性，稱為福德性，性是無相，例如佛性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惟是佛性無相，色身有相，衆生受人身，佛性不是人，衆生生天，佛性不是天，衆生入地獄，佛性不是地獄，所以佛性無相，在衆生來說，名為佛性，在諸法來說，稱為法性、福德性，在佛來

說，名為法身。

大千世界七寶是相，相有多有少，所以布施亦有多有少，例如山河大地有相，故有大有小。

性是無相，週遍法界，猶如虛空，無相、無有邊際、不可量、無大無小。福德相不是福德的性，是故如來說有相布施的福德多，是有可量故。

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

信力為受，念力為持；假如有人受持整部金剛經，或受持一章，乃至只受持四句偈，其福德性亦相等，若以虛空為例，萬丈虛空亦是虛空，一尺的虛空也是虛空。受持整部金剛經固然是般若，受持一四句偈也是般若。

又例如飲一口大海水，只這一口亦是大海水，所以受持四句偈之人，亦見福德性。

金剛經中有十六處講四句偈，但不指明是那四句，依彌勒菩薩言：「若論四句偈，應當不離身。」不離身就是指不離法身，意謂若見法身，便是受持四句偈，若不見法身，便是迷了四句偈，四句偈乃法身妙理在其中。什麼是一四句偈見法身呢？就是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衆生相、壽者相，便是見色身。

以四句偈自悟自行是自利，為人演說是利他；自己見性，又令人見性，見性的福最為殊勝，一切福不及見性的福，所以說其福勝以七寶布施的福。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

無為法無住，不住生死涅槃，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一切不住，有住則有相，無住則無相，無相即無生，無生即無滅，豁然空寂，就是解脫的佛性，就是佛，佛是覺，覺即觀照，觀照即般若智慧。

受持一四句偈，見佛性之時就是佛，所以諸佛是從般若出。又，見佛性即是菩提法，所以法也是從般若出，若佛若法，都是從般若出，故云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」

須菩提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

般若無形相、無佛相、無佛名，惟是佛從般若出，故佛即非佛；般若內亦無諸法的名相，但從般若而出生一切法相，所以佛法即非佛法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須陀洹能作是念，我得須陀洹果不。須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，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

佛問須菩提，須陀洹能否起心動念，在心內見有我相，見有得果的相，須菩提答：「聖人證無為法，無能得的我，無所得的果，那裡能作是念，言我得須陀洹果，何以故，須陀洹修行，斷了粗重煩惱，遠離世間六塵，入法性之流，法性是無相，當入法性時，無能人的我，無所入的法性，能所俱空，才能入法性之流，既能所俱空，當然不會作是念，說我得須陀洹果。」

人流者，入法性之流，法性無相，故無能人所入。

何謂入法性之流？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才可以入法性流，例如眼見色，心內不起分別，即是色不入心，亦即心內無色，稱為不入色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亦如是，但自心內不起分別，即聲香味觸法不入心，亦即心內無聲香味觸法，心則清淨，六塵空，六根清淨，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，初入法性流，初見道跡，證初果，名須陀洹，決定不受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修羅等異類之身，七生可證阿羅漢果。

有人流之名，而無人流之相可得，無相有名，是名須陀洹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斯陀含能作是念，我得斯陀含果

不。須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，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

斯陀含是梵語，此云一往來，一往天上，一來人間，便了生死，出三界，證阿羅漢果。

斯陀含已見性，入法性流，性流無相，亦無往來之相可得，故云實無往來。

大乘斯陀含者，目觀諸境，心內只有一生滅，無第二生滅，故名一往來；前念妄起，後念即止，前念有著，後念即離，故實無往來。

不但無為法無往來之相，在有為法來說，亦無往來之相。「往」——試研究這個往字，未往無往，已往亦無往，當往時一半往，一半不往，何來有一個往的相可得？「來」——未來無來，已來亦無來，正來時半來半不來，何曾有來的相？有為法尚且無往來相可得，何況無為法呢。

凡夫本無往來之相可得，只為妄想分別，執著說有往來，何曾有一往來之法可得？譬如由大嶼山往香港，是色身有往來，心沒有往來，凡夫尚且心無往來，何況

聖人，所以斯陀含不作是念，我得斯陀含果。

雖無往來之相可得，無相而有名，是名斯陀含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阿那含能作是念，我得阿那含果不，須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，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

梵語阿那含，華語譯作不還，亦名出欲，以欲習永盡，決定不來欲界受胞胎。既不來欲界，便在阿那含天修行，阿那含天是四禪天之一。

阿那含已入性流，性流中無不來之相可得，故云實無不來；雖無不來之相可得，惟無相而有名，故名阿那含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阿羅漢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不。

小乘四果稱為阿羅漢，此云殺賊，把見思煩惱賊殺盡，故名殺賊；又名應供，應受人天供養；又稱為無生，不再受生死輪迴。

阿羅漢只見生死空而住於空，名為偏空，大乘佛法，真空不空，真空不空就是妙有，小乘真空而無妙有，所以阿羅漢只證得偏空，偏空即著空。

世尊問須菩提，阿羅漢會否生起一個心，謂自己得阿羅漢道。

須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。

聖人無我、無相、無得、無念，然後才證聖果，所以證聖果的人，絕不會說自己得果，若阿羅漢起心動念，謂有我得阿羅漢果，便是著相，著相即有為，有為就是凡夫，就不能證聖果，故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。」

何以故，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

阿羅漢名為殺賊，有煩惱才有所殺，無煩惱時，又殺個什麼東西？

阿羅漢又稱為無生，有生死，才有了生死之法，若無生死，那裡有了生死之法可得而名阿羅漢（無生）呢？若實無了生死之法可得，則實實在在無有一法名阿羅漢。

如人發夢，醒來時，實無夢可得，亦實無夢可醒，若有夢，便有醒，但醒來時無夢，既無夢，便不能說有夢醒之法可得。

世尊，若阿羅漢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著我人衆生壽者。

若阿羅漢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便是依真起妄——著我得阿羅漢道的我相，執我是聖人的人相，有能得所得的安心生起，是為衆生相，執著自己得阿羅漢道是壽者相，即為著我人衆生壽者四相。

世尊，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

阿羅漢。

此乃須菩提以自己證明之文。

須菩提解空第一，不與人相諍，得無諍三昧，別人嫌他坐，他便立，別人嫌他立，他便坐，別人嫌他坐立，他便行，絕不與人相諍，故佛說須菩提得無諍三昧。一切羅漢都證無諍三昧，卻是一切羅漢都見有三昧可證，惟須菩提不見有無諍三昧可得，故須菩提是阿羅漢人中，得無諍三昧最為第一。

一切羅漢均離欲，惟是一切羅漢都見有欲可離，但是須菩提不見有欲可離，是故一切離欲羅漢人之中，須菩提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

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。

心不動念，則我、法二空，我空無我，法空，無欲可離，既無我亦無欲可離，云何能作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。

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。

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是為有我而得阿羅漢道，有我則有生死，阿羅漢是無生，若有我，無生變為有生，是故須菩提不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。

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，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

阿蘭那行就是無諍行，亦稱為無怨行、寂靜行。須菩提若見有阿羅漢道可得，便有諍——有我、有得，有我有得，便與人相諍，有諍便不是無諍行者——然須菩提實實在在不與人相諍，亦實實在在不見有無諍行可得，所以世尊讚嘆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

佛告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昔在然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。不也，世尊，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

般若為大小二乘所共，小乘以般若斷惑證真，大乘以般若得法修行。前文講小乘聖人，得果而無得果之心，此文講諸佛得法而無得法之心。

何謂法？性淨之理，名之為法，性即自性，自性清淨之真理，就是宇宙間的真理，宇宙間之真理，迷時是生死，悟時是涅槃，迷、是衆生，悟、是諸佛。「法」若以教下來解釋，名為軌物生解，任持自性，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，「有佛無佛，性相常住」，法是衆生本具，法華經喻之為衣裡明珠，得此珠可以成佛、可以度衆生。

如來在古釋迦佛發菩提心後，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：第一個阿僧祇劫值遇尸棄如來，授記「汝當得作佛」；第二個阿僧祇劫，值遇然燈佛，授記「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」；第三個阿僧祇劫，值遇迦葉佛，授記補處作佛。

可知釋迦佛是在然燈佛所得法，是故然燈古佛，為釋迦佛授記之師，然世尊於

然燈佛所得法之時，有得法之心否？若有得法之心，就是於法有所得，若無得法之心，便是於法無所得。

有得就是有心，有心不稱為得，無得就是無心，無心方可以得。譬如虛空，你是有得虛空否？當然是無得，惟是人人都得虛空，未有一人不得空虛者，此乃無得而得虛空，亦未有一人自謂我得虛空，若有得，就是有能得的我，所得的虛空，究竟你是如何得虛空？

無所得的虛空，無能得的我，每個人都得虛空，是無得而得。

又例如黃金，可以勤力工作而求得，是有得而得，臨命終時，一絲毫也帶不走，所以有得而得，實是不得。

無得即無心，無心則合道，所以無得才名之為得法；有得即有心，有心就是妄想，不實在，所以有得，不名為得，因此佛問須菩提，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否？

然燈古佛對大眾說法時，大眾以有所得心而聽法，有所得心，與法不相應，所以大眾不得法，惟有釋迦如來，以無所得心聽法，無所得心即空心，心空則得法，有所得心是有心，有心有生有滅、有能有所，生滅心、能所心，即是妄心，妄心云

何得法，惟有能所心滅、所得心盡，就是無所得心，無所得心就是真心，真心不生不滅、無名無相，就是般若，無所得心於法當然無所得，故云「於法實無所得」。

如來因然燈佛開示，見自性清淨，本無塵勞，寂而常照，於法何曾有所得、何曾有能得、又何曾有不得，是為無得而得，與清淨之法相應，是真得法。

所以我們修行，應以無心為道，以無布施之心相而布施、無持戒之心相而持戒、無修禪定之心相而修禪定，說法，無說法之心可得，出家，無出家之心可得，誦經，無誦經之心可得，一切無心，即與法相應，名為無得而得，得如來無上之法。

然則，凡夫如何從受持金剛經求法呢？

法就是自性清淨的佛性，人人本有，那佛性又在什麼地方呢？

譬喻一座山，山中有金礦，但山本身不知有金礦，金礦亦不知有山，因為山與金礦都是無性的；衆生知道山中有金礦，要破山取金。山喻「人我」，礦喻無明煩惱，金喻佛性，若想見佛性，先要除人我之山，人我山空，便見到無明煩惱礦，礦中有金，表無明之側是佛性，佛性是無始，無明亦無始，所以有礦即有金，有金亦即有礦，見金時，亦同時見到礦。

衆生若想除無明，一定先要除人我相，人我相空，便見到無明，亦見到佛性，

若不除人我山，見不到無明礦，又如何能去掉無明，衆生不能斷無明，皆因被人我相蓋覆了無明，若能見到無明，亦能同時見到佛性，故云「無明實性即佛性」，所以金剛經一開始，不講斷煩惱，先講除人我相，破了人我相，便見到無明之礦、佛性之寶，那時便是覺悟，悟後重修，以開悟後之智慧煉無明礦，無明礦遇煉即爛，佛性寶越煉越清淨。

古人修行不簡單，六祖在五祖處得法後，十五年隱獵人隊中，南泉在馬祖處得法後，住在南泉三十年，所以歷代祖師得法後，必定是水邊林下，保養聖胎，把無始無明，煉得乾乾淨淨，然後才出來度衆生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菩薩莊嚴佛土不。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，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

得法之時，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本心內含有恒河沙稱性功德：有智慧、禪定、六度萬行等，無量功德本自具足，此乃性德，雖然具足，但還要運用，要練習，所

謂莊嚴者，於清淨心中練習禪定、智慧等功德，以禪定、智慧等功德，莊嚴清淨心，亦稱為修道。

得法後，必須從性起修，修定修慧，莊嚴佛性，定與佛性相合，能千百億化身，應以何身得度，即現何身而度之，慧與佛性相合，能說一切法，應以何法得度，即說何法而度之。所以菩薩必定先要見佛性，然後從佛性修定修慧，以定慧莊嚴佛性，現種種身、說種種法，佛性就是佛土，佛土亦是心土，莊嚴佛性者，亦即是莊嚴佛土。

是故釋迦佛得法後修六度萬行，莊嚴清淨心，究竟是有莊嚴抑或是無莊嚴？因此世尊問須菩提：「菩薩有莊嚴佛土之心否？」

須菩提明白到，得法是無得而得，是以無心得法，是故莊嚴也是無心，所以云：「不也，世尊。」

莊嚴佛土者，不見有莊嚴而莊嚴，若見有莊嚴而莊嚴，即有莊嚴之心可得，有能莊嚴，所莊嚴，是有為法，不見有莊嚴之心可得，是無為法，與般若相應。

莊嚴佛土，依六祖解釋，有三種莊嚴：

①莊嚴世間佛土：如築塔建寺、印經、布施供養三寶等。

② 莊嚴見佛土：見者，知見，知見要正，正知正見，見一切衆生是未來佛，普行恭敬，是為莊嚴見佛土。

③ 莊嚴心佛土。

明心見性後，從自性修定修慧，以定慧莊嚴自性，定慧是能莊嚴，自性之所莊嚴，然定與慧等功德是自性本具，以自性定慧莊嚴自性，無能莊嚴，以自性出生定慧莊嚴自性，無所莊嚴。無能莊嚴、無所莊嚴，即非莊嚴，是名真莊嚴。

例如用黃金塑佛像，以佛像莊嚴黃金，但佛像本來就是黃金，故無能莊嚴，黃金亦即是佛像，故無所莊嚴，若離佛像以外有黃金，便有能莊嚴，若離黃金以外有佛像，便有所莊嚴，惟是離黃金無佛像，離佛像亦無黃金，黃金就是佛像，佛像就是黃金，是故佛像不是能莊嚴，黃金亦不是所莊嚴，無能莊嚴、無所莊嚴，即非莊嚴，是名真莊嚴。

菩薩修行亦復如是，從性起修六度萬行，莊嚴佛性，六度也是佛性，無能莊嚴，佛性也是六度，無所莊嚴，名非莊嚴，是謂真莊嚴。

何以非莊嚴是名真莊嚴呢？例如凡夫喜歡以衣裳飾物莊嚴身體，衣裳不是身體，衣裳為能莊嚴；身體不是衣裳，身體為所莊嚴；有能莊嚴、所莊嚴，靠不住，

若遇到賊人，所有衣裳飾物盡被奪去，那時便沒有莊嚴，所以有能莊嚴所莊嚴，是假莊嚴，不名莊嚴，真莊嚴者，如如來俱生三十二相，莊嚴身體，三十二相就是身體，身體就是三十二相，離身體無三十二相，離三十二相無身體，無能莊嚴、無所莊嚴，即非莊嚴，是謂真莊嚴。

凡夫未見性，不是從性起修，例如修福，是世間痴福，福盡歸無，更何況以貪瞋痴的染污心修福，還增貪瞋痴；修慧，是世間假聰明，終會失掉。若從清淨的自性修福，自性的福不會盡，從性修慧即般若，亦永遠不會滅，是真莊嚴，所以菩薩悟道後，從性起修萬行，莊嚴自性，一莊嚴，永遠莊嚴，萬行莊嚴圓滿，成報身佛。

是故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。

欲想莊嚴佛土，先清淨其心，只有清淨心方可莊嚴，從煩惱心修行，只會增加煩惱。

從自性流出，不離自性，是名清淨心，若不從自性流出，會被六塵所染，不名清淨

心，從自性流出，一定不會染六塵，譬喻日放光明，光明不離日，光明照世間而不著世間，若著世間便離開日。從自性而修萬行，萬行不離自性，所以萬行不染塵勞煩惱，是故無能所心，即是清淨心。

諸菩薩摩訶薩，欲想莊嚴，先求見清淨心，從清淨心修清淨行，清淨行莊嚴清淨心，能莊嚴是清淨，所莊嚴亦清淨，如水合水，如空合空，不見有莊嚴相可得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，如是方能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。

如何生清淨心呢？——

不應住色生心。

見色而不起分別，是謂見色離色，就是不住色生心，是生什麼心呢？是智慧心、是清淨心，可以莊嚴，若見色著色，是住色生染污心，名為惑，便是妄想心，妄心不可以莊嚴。

見色住色，是迷人，見色而離色，是悟人。

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。

聞聲而離聲，讚我不喜，謗我不瞋，是清淨心，若聞聲而住聲生分別心，是為妄念。香味觸法亦如是，不應住香味觸法而生妄想心，應不住聲香味觸法而生清淨心。

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

應不住六塵、六識，不住十八界，不住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不住生死、涅槃，無住而住，不與萬法為侶，所謂萬丈光中獨露身，便是清淨心。譬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污泥，日月行空而不住空，照萬物而不住萬物，菩薩心，在塵而不染塵，在欲而離欲，在世而出世，布施時，不住布施相而生其清淨心，修禪定，不住禪定相而生其清淨心，忍辱，不住忍辱相而生其清淨心，菩薩應一切法不住，而生其清淨心，清淨心，就是法身佛。

須菩提，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，於意云何，是身為大不。須菩提言，甚大，世尊，何以故，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

得法是見道，萬行莊嚴是修道，修至功德圓滿，成報身佛(註三)，是為證道。

報身佛有多大呢？三界之內，以須彌山王為最大，高八萬四千由旬，是故文中以須彌山王來譬喻報身佛，但報身功德離相，離相功德與法身相等，故經云：「報與法等。」所以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

縱觀上來之文：

然燈佛所——大乘見道，得法。

莊嚴佛土即非莊嚴——大乘修道，莊嚴法身。

身如須彌山王——大乘佛果證報身佛。

大乘見、修、證，三法不離般若。

須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於意云何，是諸恒河沙，甯為多不。須菩提言，甚多，世尊，但諸恒河，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。

此乃金剛經較量功德之文。

佛法講有為及無為，世間法完全是有所作為，稱有為法，有為則有人天的福報，或三惡道之罪報。法身無為，無為則無相，不墮諸數，所以謂「佛真法身，猶如虛空，無可表量。」

有為法有三相：生相、住相、滅相，有生住滅三相就是無常，無常是不實在，所以世間法如幻如化，雖有不實，不實就是無常，無常是苦，苦就是眾生，佛願一切眾生離無常的苦，得真常之樂，因此講般若經，若世間法看不破，就不會求真常般若之法，所以一定先要把世間法放下，是故世尊先講有為世間法，再講無為法之功德，有為法在此段經文中講得很清楚。

佛問須菩提，如一條恒河的沙，以一粒沙為一條恒河，所有恒河中的沙，共為

多否？

須菩提答：「甚多，世尊，但諸恒河，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。」此是有為法，有數有量。

須菩提，我今實言告汝。

世尊云：「我不以世間法說，我以真實的法告訴汝。」

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。須菩提言，甚多，世尊。

七寶就是金、銀、琉璃、砗磲、瑪瑙、珊瑚、琥珀；以恒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，寶物雖然多，但仍然有數可計、有量可量，是有為法，屬人天福，所以佛問須菩提：「其福多否？」

一個世界的七寶布施已很多，何況恒河沙數的大千世界七寶布施，其福更多，故須菩提言甚多。

佛告須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，勝前福德。

以法施於人，勝過財施，財施有盡，法施無窮，財施有相，法施無形，財施有為，有增有減，法施乃無為法，無增無減；受持一四句偈，能空四相，見自己的本來面目，就是清淨法身佛，從清淨心起修六度萬行，莊嚴法身，功德莊嚴圓滿，就是報身佛，法報和合，就是應身佛，三身佛都是從受持一四句偈的功德而來，所以受持一四句偈，其福德勝於前者。

為他人演說四句偈，亦可令人得證三身佛，自利利他，功德更大。

有相布施的人天福不能了生死，見性的福可以成佛道，所以謂而此福德，勝前以恒河沙七寶布施的福德。

復次須菩提，隨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。

「隨」即隨順，隨順其理、隨順其義、其解、其行，是故能解能行般若，才稱為隨順；能解能行般若的法師代表佛，法華經云：「當知此人，則如來使，如來所遣，行如來事。」世間天人，均要恭敬供養能解能行般若之法師。

「如佛塔廟」者，塔供佛舍利，廟供佛像，此善男子善女人能說能解能行般若，般若在心，即此身內有如來法身舍利，猶如佛塔，心內有如來法身，猶如佛廟。

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，須菩提，當知是人，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

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，當知是人，圓滿最上第一稀有之佛法，就是摩訶般若

波羅蜜多，從摩訶般若波羅蜜多，證大般涅槃。

佛法不離三德秘藏：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三德名為大般涅槃。「最上」是法身德，「第一」是般若德，「稀有」是解脫德；如來所證，不外是三德秘藏，三德也是常寂光淨土，法身是常，般若是光，解脫就是寂。

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則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

自心誦得此經，自心得經義，自心體會無著無相之理，所在之處，常修佛行，念念無有間歇，即自心是佛，故言所在之處，則為有佛。

經典是法寶，含實相的妙理，得法名為佛寶，佛、法和合，出生功德，名為僧寶，佛在世時，所有弟子都是佛法和合的僧寶，均為天人所尊重。

若是般若經典所在之處，有人盡能受持，其心是佛、是法、是僧，大乘三寶，常住世間。

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當何名此經，我等云何奉持。

須菩提聽到世尊說，般若能令小乘人證四果，又令大乘菩薩得法，莊嚴佛土，成報身佛，有人隨順說般若，猶如塔廟，經典所在之處，若有人受持，即有大乘常住三寶出現世間，欣嘆之餘，於是請世尊為法安名，以便尋名得體，故云「我等云何奉持」。

名是假名，假名之下，必有實體。

佛告須菩提，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。

般若是智慧，猶如金剛，能蕩相破執；波羅蜜是梵語，此云到彼岸，意即清淨圓滿，不生不滅，到諸法的彼岸。

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，只是一個名字，不是法，顧名思義，便可得法；顧這個名，解名中之義，得般若之法，所以云：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」

求法不是在名字中求，在義上求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——奉其名而持其義。所以誦經若不思惟，不能解第一義，應該從文字般若，觀照其義，是為觀照般若，由觀照般若而解其義，到了涅槃彼岸，就是實相般若，就是波羅蜜。

所以者何，須菩提，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

此乃歸根得旨之文。

佛說般若波羅蜜，是文字般若，從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，照見萬法皆空，般若亦空，故云「即非般若波羅蜜」；般若空時，見到諸法的實相，就是實相般若波羅

蜜，故云「是名般若波羅蜜」，三般若次第而來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所說法不。

般若不但空一切法，般若亦自空，所以般若波羅蜜義，法空心亦空，如來證般若時，一切法空，佛心亦空，故佛問須菩提：「如來有所說法否？」若有心則有法，便是有所說，惟是如來法空心亦空，那麼如來有所說法嗎？

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如來無所說。

須菩提直心而答，如來心空無所說，如來法空無所得，一切心、法俱空，始終無所說，所以佛臨入涅槃時，文殊請佛再轉法輪，佛問文殊：「汝曾見我轉法輪耶？吾成佛至今四十九年，未曾說着一字。」

如來心空、法空，無所得心即無所說矣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。須菩提言，甚多，世尊。

佛告須菩提，汝既已知如來心空，無所說，一切法空，就是般若，那麼大千世界的微塵空時，還可說多否？

須菩提初不解佛意，未見微塵性空，所以答言甚多。

猶如夢中見有黃金、有山有水、有飲有食，醒來後，別人問：「黃金多否？」此人答言黃金甚多，山水甚美，飲食可口，當知此人，猶未夢醒，尚說夢中話。

須菩提亦復如是，若解般若，一切法空，大千微塵亦空，則不應答言甚多。

須菩提，諸微塵，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，如來說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

世界屬果報，無果報不成世界，娑婆世界是五濁的果報，是由衆生過去種種妄念所成，凡夫的妄念，多如微塵，由妄念的微塵作種種業，結成今世妄念的果報，善妄念微塵造天的世界，惡妄念微塵造地獄世界，亦善亦惡的妄念微塵造人的世界，好勝微塵造阿修羅的世界，以瞋恨的微塵布施，造龍的世界，所以大千世界的果報，都是由妄念微塵造成。

以般若觀照之，妄念微塵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微塵性空——善妄念、惡妄念、憍慢等妄念微塵，一切空空如也，妄念微塵空，即非微塵。

妄念空，是為無念，無念則清淨，妄念微塵轉為清淨微塵，故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清淨微塵，所以如來在微塵裡轉大法輪。

微塵空，世界亦空，世界空，「即非世界」；微塵清淨，世界亦清淨，故如來說非世界，是名清淨世界，是故如來於十方諸國土，無刹不現身。

「非」者，空也，世界空，是名世界，世界不空，不名世界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。不也，

世尊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，何以故，如來說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

須菩提滿以為，世間的因果就是微塵世界，以般若觀之，一切皆空，生死大夢醒，得證實相，但出世間法，如來以三十二相（註四），應現人間，說法度衆生，可不應空。

然以般若觀照，不論世間或出世間法，均是平等，皆應空卻，才可證實相，實相是諸法的實相，無世出世間兩個。

佛問須菩提，可否以三十二相見法身如來，須菩提猛然醒悟，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，三十二相是佛的應身，應身的三十二相不空，不能見法身如來。」

應身是由法身所現，所謂從本垂迹，因迹見本；本，是法身佛，法身本來就是佛，無有成與不成，迹，是應身佛，若以般若時計，應身佛是在四十年前，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，今日世尊從法身起應身，應身佛有三十二相，見到三十二相，是否就是見到法身如來呢？

須菩提認為法身無相，應身有相，所以云不應以三十二相，見法身如來。

著相迷性，不能見法身如來，相空，離相見性，即見法身如來。

三十二相從緣而起，依他而生，所以三十二相無有自性，故云「即非三十二相」，若不著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空，證實相般若，即見法身如來，法身無相而現三十二相，所以「是名三十二相。」

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，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。

凡夫未空五蘊，雖以五蘊之身命來布施，有能施所施之妄心，只可得人天福，不能了生死，更何況成佛。菩薩空五蘊，不見五蘊，不見身命，無能所之妄心，以智慧布施，是無相施，得涅槃果。

若有人受持此經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實相現前，見法身如來，從實相起修，成報

身佛，從報而起應，成應身佛。

受持此經乃至一四句偈，三身如來便已具足，自證三身如來，又教人證三身如來，法、報、應，三身如來是無漏福，勝過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的有漏人天福。

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，而白佛言，希有世尊，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

此乃須菩提悟道之文。

須菩提聞說此經名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般若波羅蜜，乃悟聞法之心空，是故如來問有所說法否，即答如來無所說，又聞微塵非微塵，世界非世界，即悟世間法自性空，更聞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，了悟出世間法亦自性空，如是盡覺一切法自性空，大悟諸法的真實相，遠離一切虛妄相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。

須菩提是一位羅漢，未得菩薩無生法忍，未見法身，所以上不求佛道，下不化

衆生。

聲聞人只是斷了煩惱障，未斷所知障，是故我執已破，但法執未除，今日在般若會上，得聞金剛般若波羅蜜經，深解第一義諦之理，不但空了我執，法執亦空，法空見法身，亦見諸法的實相，故云深解義趣。

須菩提深悟般若經義之所趣，趣於諸法實相，遠離虛妄相，恨聞太遲——阿含十二年已過，方廣八年亦已過，般若二十年才解般若之義——所以流淚，嘆佛稀有，既自得實相之義，又令他人得解，是故稀有。

須菩提是阿羅漢，於五百弟子中，解空第一，已曾勤奉多佛，豈得不聞如是深法？豈於釋迦牟尼佛所始言聞之？

須菩提於往昔所得，乃聲聞慧眼，只見我空，未見諸法空，未悟第一義實相之理，即與不聞等，至今方悟大乘第一義諦之道，故言昔來未曾得聞如是深經，悲昔未悟，故涕淚悲泣。

須菩提因悟道而涕淚悲泣，我們在生死輪迴中，尚未悟道，又不知應怎麼說！

世尊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，當知

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

這段文是須菩提證道之後，借別人來說明自己的境界。須菩提云：「若有人聞到般若經，信心清淨。」何謂信心清淨？不見有一法可當情，就是心清淨，從清淨信心得見諸法的實相、微塵的實相、世界的實相、三十二相的實相，得見如來法身，故云即生實相。

「當知是人，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」這句話是須菩提的悟境，意謂見實相後，從實相般若流出諸佛功德——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等所有一切佛的功德。

世尊，是實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

諸法的實相，非有非無、非生非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、非一非二、無生死相、無涅槃相、不可破、不可壞，是故如來說名為實相。

世尊，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，若當來世後五百歲，其有衆生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

須菩提謂，我現在從佛親聞般若，佛以加持三昧力加庇於我，令我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說般若，在後五百歲的鬥諍堅固時，若有衆生聞經生信，進而能解能行能持般若，是人如火裡紅蓮，最為第一稀有。

何以故，此人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。

為什麼呢？此人離四相：無我相故，不受生死，無四大假合的人相，亦無八萬四千塵勞煩惱的衆生相，更無長壽短壽的壽者相。

所以者何，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。

何以他能無我相，因為我相本來就是空，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亦本來是空，空，就是「非相」。

何以故，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

一切相都是虛妄，著一切相，生一切妄，若離一切相，便生一切智，得一切智，即名為佛。

佛告須菩提，如是如是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不驚不怖不畏，當知是人甚為希有。

此乃如來印可須菩提之文。

我相乃無始劫以來便有，若人依此經修行得力，忽見無我的境界現前，不敢直下承當，便驚恐起來，於是我相又重現出來，所以修行不易達無我的境界，無我則到彼岸，有我仍是此岸，若見無我的境界，直下承當，不驚不怖不畏，則見法身如來，可惜很多人在此情況下都會驚恐起來，若有良師在旁，給他當頭一棒，前後際斷，便能直下承當。

無我的境界是如何呢？虛空粉碎，無東西南北之空間性；大地平沈，無過去現在未來之時間性；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，我空、身空、世界空、一切法空，當此之時，若能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直下承當，是為初見道。

直下承當不是易事，古人云：「臨崖撒手，直下承當。」就是無我；「絕後再甦，欺君不得。」就是無我之後的境界。惟有無我相的人，才能臨崖撒手，才會不驚不怖不畏，是故世尊說，當知是人甚為稀有。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

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

無論布施或持戒等，若不能度到彼岸則不稱為第一，惟有能到彼岸者才稱為第一波羅蜜。在生死海中，有人以布施波羅蜜到彼岸，是故以布施波羅蜜為第一，但有些人不是以布施波羅蜜到彼岸，故不以布施為第一波羅蜜，他們是以戒波羅蜜到彼岸，是故以戒波羅蜜為第一。

波羅蜜有十種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、方便、願、力、智，衆生無論證那一法均能到彼岸，所以第一波羅蜜，不一定是那一法，能到彼岸的便是第一；到了彼岸後，萬法皆空，一法都不可立，即非第一波羅蜜。無相而有名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

須菩提，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，是名忍辱波羅蜜。

須菩提疑，佛在娑婆世界修行，究竟以那一法到彼岸。

佛在娑婆世界，以忍辱波羅蜜悟道，因為娑婆世界，諸惡充滿，非忍辱不行。忍是指心，是忍自己的瞋心不起，忍自己的煩惱不生，忍則無妄想、不作業、無煩惱，完全是忍自己，不忍則起瞋心，人生死。辱是指境，境是有生有滅，有生滅即不實在，即是空，若無辱境，何來忍心。

若不見有能忍之心——忍心不可得；不見有所辱之境——辱境不可得；心境俱空，無忍無辱，即非忍辱波羅蜜。

心境俱空，不見有忍辱可得，證忍辱的實相，是名忍辱波羅蜜。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。

世尊舉一事例證明。

世尊有一生在南天竺出家為婆羅門，有一天，在林中習定，恰巧歌利王帶同大

臣宮女等來遊玩，疲極午睡，宮女採花林中，見到仙人，立即頂禮，仙人便向她們說法。歌利王醒來時不見宮女，入林中尋至仙人處，見衆宮女圍繞聽法，王問他修何法，仙人云：「我以無瞋為戒。」王以劍割其耳朵試之，看他會否起瞋心，但仙人面不改容，其心如如不動，大臣即時勸諫：「此人是菩薩，不應傷害。」王再割其鼻、手、及足試之，仙人仍如如不動，不起瞋心，此時四大天王下沙石以懲罰歌利王，王即向仙人求懺悔，仙人云：「我無瞋，汝不用向我求懺悔。」王問有何證明彼無瞋，仙人即時發願云：「若我實無瞋心，願我身體平復如故。」即時仙人身體平復如故，皆因福德智慧淳厚所致。王再懺悔，仙人云：「汝今日以無明劍割我身體，若我成佛，當以般若劍斷汝煩惱。」歌利王就是後來的憍陳如尊者。

世尊被割身體時，不見有我被割，不見有王來割的人相，不見有一念分別心起的衆生相，不見自己性命被損害的壽者相，四相空，法身現前，內，守著法身，外，空卻色身，所以當時釋迦佛不覺得痛苦，無痛苦則無瞋心。

何以故，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

者相，應生瞋恨。

若當時世尊見有我被割，見有人來割，要愛惜自己的壽命，便會起瞋心。

須菩提，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爾所世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。

可能有些人起懷疑，仙人在林中習定，怎麼一下子能空四相，世尊解釋：在歌利王以前，已作了五百世的忍辱仙人，證得無生法忍，所以四相不生。

是故須菩提，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著相起惑，煩惱生，離相見性，菩提現前，因是之故，在娑婆世界的菩薩，欲想發菩提心，應離一切相。

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，若心有住，則為非住。

然則發菩提心應從什麼地方下手呢？

眼見色（註五），不應生心，著色生心是妄心，迷失菩提心，不著色而生心，是智慧心，又名菩提心，就是從這個地方下手。

又，因聲香味觸法而生心，是為不清淨之妄心，不因聲香味觸法而生心，是為清淨心，清淨心就是菩提心。

何謂無所住心？譬如日月行空不住空，照山河大地而不著山河大地；心亦如是，於六塵之境不住，不住有、亦不住空，是為無所住心。若心住有，即為非住於菩提心，若住於空，亦為非住於菩提心。

凡夫住有，二乘住無，兩者皆非住於菩提心，故兩者皆不發菩提心，若凡夫不住生死，二乘不住涅槃，心無所住，是為住於阿耨多羅三藐菩提心。

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。

因是之故，佛說菩薩心布施時，不應住色，住色起我相——我布施；起人相——見有人來受施；起物相——見有可施之物。住於我、住於人、住於物，是為住色布施，又名為著相布施，得著相的果報，生在人天路上享福。菩薩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，怎可以著相布施，享人天福，所以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，見色離色，不見有能施的我相、不見有受施的人相、不見有所施的物相，人、我、物，三輪體空，才能與菩提心相應。

須菩提，菩薩為利益一切衆生故，應如是布施。

菩薩為利益一切衆生，應如是布施，「如是」者，離四相，菩薩離四相布施，其福德猶如虛空，遍滿法界，遍到天上，可以度天上的衆生，遍至地獄，可以度地獄的衆生，遍至餓鬼，可以度餓鬼，遍到人間，可以利益人，遍至水，可以救水溺的人，遍到火，可以救火坑內的衆生，所以云「念彼觀音力，火坑變成池」。就是觀音菩薩的福德遍到火坑裡。

菩薩以福德來利益一切衆生，所以應如是離相布施。

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。

凡夫迷佛性，六道輪迴便有種種相，例如黃金，根本無一切相，但可以造佛菩薩羅漢相，又或可造碗碟等種種物相，若著了佛相菩薩相碗碟相，便迷失了黃金的本來面目，離佛相、離菩薩相、離碗碟相，便認識黃金的非相——黃金不是一切相，但黃金能造種種相。

真如隨緣有六度萬行，若著六道萬行之相，便迷失真如佛性，離六度萬行之相，

即六度萬行便見真如佛性，是故如來說一切相即是非相，一切相都不可著。

又如布施，布施是依他起性，有受施的人、能施的我、有施物，才能和合成布施，若只有我、人，而無施物，布施則不成，或只有我、物，而無人受施，布施亦不成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布施的相存在，若著相，知道我在布施，便是所知障，障見佛性，布施相一空，便見非相的如來；持戒、忍辱等亦復如是。

我相亦是非相，四大和合才成我，四大未和合以前，那裡有一個我，是故如來說一切相都是非相。一切相在什麼地方？就是在眼前，眼前的一切相都可以空掉、可以非，覺一切和合相即是空相，即名為無上覺。

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。

有妄想有生，無妄想無生，若離妄想即無衆生可得。

衆生只是一個假名，無有實體，衆生就是貪瞋痴，貪何曾有實體，對物說貪，離物何來有貪，是故貪亦是一個假名，猶如水泡一樣，起了又滅，只不過滅了又起，如是生生滅滅，相續無間斷，是名為衆生，離了貪的妄心，無妄想生起，即是無生，

無生無滅也就無衆生，那裡有一個衆生可得，是故如來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。

衆生無生，實相現前；諸相非相，法身現前；只要離相，即見法身，禪和子一喝一棒，就是要人離相。

「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一切衆生即非衆生」，其實是金剛經的骨髓——衆生無生便是佛，諸相非相即見如來。

須菩提，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。

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是真語者。

如來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，是實語者。

如理如說是如語者，不欺誑後學是不誑語者。

如來所說法，始終如一，過去佛如是說，未來佛亦是說，是不異語者。

以上是我本人的解釋，依六祖的解釋如下；

真語——一切有情無情，皆有佛性。

實語——作惡一定受苦報。

如語——行善一定得樂報。

不誑語——般若波羅蜜多出生三世如來，決定不虛。

不異語——如來所說法，初善、中善、後善，一切天魔外道無能勝及破壞者。

此真語、實語、如語、不誑語、不異語，是證明佛所說的兩句話：「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。」

須菩提，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

法體空寂，無相可得，故無有實；空寂體中，具有恒河沙清淨功德，用之不匱，故亦無虛。若語其有，無相可得，是為無實，欲言其無，用之不匱，是為無虛；故如來所得的法，不可以說有，亦不可以說無。

念佛，也是無實無虛，開始時是有念而念，後來是無念而念，無念而念比有念而念更好，有念而念是有心去念佛，是有實，念得馬馬虎虎，是有虛；無念而念是

無實，念起來很相應，不覺得辛苦，是無虛；無實就是無為，不覺得有所作為，無為法功德廣大，就是無虛。

「應無所住」是無實，而生其慈悲喜捨的清淨心，就是無虛。

修行人所作的一切事，若能與無實無虛相應，不久便得般若妙用。無實，即不可得心，無虛，就是做事恰當。

其實一切法都是無實無虛，性空緣起是無虛，緣起性空是無實；例如滴水成冰，冰是無實，但冰有作用，是故無虛。

須菩提，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閻，則無所見。

若菩薩著法住法，即是妄心，妄心就是無明，迷了真如，不見法身妙理，故云如人入閻，則無所見。

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

不住法便是智慧心，智慧光中，見智慧心內具有恒河沙稱性功德，如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

此文中布施之喻，是解釋「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」——住於法而行布施，有實有虛；不住於法而行布施，無實無虛。

須菩提，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於此經受持讀誦，則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、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

如來滅度後，當來之世，魔強法弱，邪師說法如恒河沙，正法難行，若有善男

子善女人，受持此經，讀誦在心，精進不忘，依義修行，離四相，則般若現前，是為開佛知見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諸法實相是，能出生一切佛功德，故云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」，惟佛乃知。

悉知者，佛以三智（註六）盡知，悉見者，佛以五眼盡見。

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恒河沙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。

此嘆持經功德。

色身隨業而起，無有自性，猶如波浪依風而起，亦無自性；大海是一個，但是波浪有無量無數，早上有千千萬萬的波浪起滅，中午亦有千千萬萬的波浪起滅，下午亦有千千萬萬的波浪起滅，如是百千萬億劫，虛妄的波浪有無量之多，惟是多虛不如一實——不如一個大海。

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，佛性海只有一個，迷佛性海轉為識海，由識海變為煩惱海，由煩惱海變為業海，由業海變為苦海，從苦海受無量無邊業報身，如是從迷積迷，無量無邊，多虛不如一實，一實者，諸法實相是。

善男子善女人，未聽聞受持般若經，不了一切法空，見五蘊有身有命，雖以身命布施，有能施的我相，所施的五蘊壽者相，心有能所，便是妄心，未能離開衆生知見，得人天虛妄福，終於會盡，只有法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

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。

「信心不逆」者，空四相、無住而生心，是為不逆般若。

若有人聞金剛經，見到自己的法身慧命而生實信，信心不逆般若，成就十信位的功德，十信位的功德是無漏福，勝以虛妄色身布施的有漏福，故云「其福勝彼」。

何況書寫受持讀誦，為人解說。

信心是屬個人，書寫流通是為大眾。為人解說般若須具三個條件：①大忍力，②智慧力，③方便力。為人解說般若，其功德更大。

須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功德。

般若經功德，講之不盡，以要言之，無量功德不離佛心，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，法界就是心，萬法不離一心。

佛心的功德，過心境界，是故不可以用心來思，過語言境界，是故亦不可以用口來議，心無形相，故不可以稱其輕重、不可以量其長短，心無邊際，功德亦無邊際，所以云：「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功德。」

心地功德如是無量無邊，誰人可以聽受呢？

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

大乘者，智慧廣大，建立一切法，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，故名大乘；最上乘者，不見有垢法可厭、亦不見有淨法可求、不見有涅槃可證、亦不見有衆生可度、不度衆生之心、亦不作不度衆生之心，名為無生忍，又名一切智，亦名最上乘，即一佛乘也。

心地的功德如是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，惟有大乘菩薩及一佛乘的菩薩，可以聽受。

若有人能受持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思議功德。

若有人能受、能持、能讀、能誦心地功德，更能廣為人說，令聽者明白佛心功德，再轉而為其他人說，令其他人亦明白如來心地功德，如來以佛眼悉見，以一切智悉知，其人功德，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際、不可思議。

如是人等，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此人能紹隆佛種，傳佛心印，是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家業。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若樂小法者，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，則於此經，不能聽受讀誦，為人解說。

修行用功，不論修何法門，心地空空如也，不見有一法可當情，這樣才對，六祖云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

念佛，不見有念佛之法可當情，是名念佛；持咒，不見有持咒之法可當情，是名持咒；拜佛，不見有拜佛之法可當情，是名拜佛；所謂「不見一法即如來，方得名為觀自在」，若有一法當情，便有所礙。

凡夫見有生死之法可得，是故不能了生死，二乘人見有涅槃之法可得，所以不能聞一佛乘，惟有菩薩，上求佛道而無佛道可求，下化衆生而不見有衆生可化，外

不見有山河大地，內不見有自己，古德云：「上無片瓦可蓋頭，下無立錫之地。」不見有一絲毫小法可得，心內無物，心空及第歸，若見有一絲毫小法可得，便樂於此一法，便生愛著，法眼有翳，不能見諸法的實相，是故若樂一絲毫小法者，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，自己尚且不了解，更何況能為人解說。

須菩提，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，當知此處，則為是塔，皆應恭敬作禮圍繞，以諸華香而散其處。

此經乃諸佛法身舍利，是故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就是寶塔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

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此乃金剛經能淨業障之文。

「一切業障海，皆從妄想生，若欲懺悔者，端坐念實相。」業障無性，若未見般若，不知業障本空無性，便要還宿債，所謂「了知業障本來空，未了應須還宿債。」故知惟有般若，才能消除業障。

業由妄心而造，妄心空，便不會繼續造業，以前所造的業本來是依止妄心的，妄心空了，前業無所依止，則業空，所以心空即業空，心有即業有，故云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空時罪亦亡，心亡罪滅兩俱空，是則名為真懺悔。」是故般若能淨業障。

從前是妄心造罪，妄心蓋覆真心，但真心沒有失去，現在以清淨心受持讀誦般若，般若心生，妄想心滅，罪空苦盡，涅槃妙心現前，當來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佛言持經之人，本來應得一切天人恭敬供養，但因前生有重業障故，今生雖得受持諸佛甚深經典，仍被人輕賤，惟以受持經典故，心無惱恨，無所計較，念念常行般若波羅蜜行，無有退轉，以能如是修行，得無量劫以至今生，所有極惡罪障，並能消滅。

又約理而言，先世即是前念妄心，今世即是後念覺心，以後念覺心輕賤前念妄心，妄不得住，故云先世罪業，即為消滅，妄念既滅，罪業不成，即得菩提也。

須菩提，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，若復有人於後末世，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釋迦如來遇然燈佛後，證無生法忍，無我人衆生壽者四相，在未遇然燈佛以前，未證無生法忍，仍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，常以有所得心供佛，有能供的我，所供的佛，只能得有漏的福，漏落生死，是故釋迦雖然曾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，諸佛都不與他授記，惟有於然燈佛所，證得無生法忍，以無所得心供佛，得無漏福，不會漏落生死，故然燈佛才與釋迦授菩提之記。

若有人能於如來末法之世，受持讀誦般若經，了知萬法皆空，心無所得，見諸法的實相，所得實相的功德，無漏無為，福等虛空，世尊從前有為之福與之相比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須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，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。

般若功德，能成佛作祖、續佛慧命、為諸佛所護念、為天龍八部所護持、能滅

無量劫罪、得無漏的福，般若功德，嘆莫能窮，若如來具足而說，或有人聽聞後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，故如來只能略說其功德。

狐疑者，或信或不信。末法之世，魔強法弱，是非人我多，或有人不知如來正法常住不滅，不相信有人能於此經明心見性，若不相信而生毀謗，便墮地獄，故如來不欲具足而說。

須菩提，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

義即義理，這部般若經所說的義理——一切法不生，般若不生；一切法無相，般若亦無相；一切法無盡，般若無盡；一切法無住，般若亦無住；一切法無我，般若無我；一切法性空，般若性空——此經義理不可思議，從理起行，行是因，果是菩提，菩提具足無量功德，報是大般涅槃，常樂我淨。是故略而言之，般若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

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

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服其心。

金剛經至此，已說了半卷，世尊再繼續講下半卷，有講者認為金剛經說至此已講畢，下半卷只是重講，依我本人愚見，佛在世時，弟子非常有智慧，所以不須佛重講，那麼下半卷又是什麼？

須菩提聞說金剛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，欲想一切衆生皆發菩提心，故請問如來：「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

發菩提心，不是說說便算，必須要實踐，例如趙州老人，四十年但看個「無」字，不雜用心，住於菩提，降服無始劫以來妄想習氣，而大徹大悟。只要念念住菩提，即能念念降服其心，所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，可離非道」，是故一時不在，如同死人，大似行尸走肉，那得稱善男子善女人。

下文佛告須菩提，發菩提心者，應滅度一切妄想衆生，當滅度時，不見有一衆生實滅度者，若見有滅，菩薩即有我相，又有我能滅度的人相，又見有數數滅度的衆生相，又見有相續滅度的壽者相，有四相在，著相迷性，不見菩提，即非菩薩，若無四相，離相見性，即住菩提，是為菩薩。所以離四相就是發菩提心，此外，實

無有法發菩提心者。

所以上半卷所述之降服其心，是降服我執之心，下半卷所說的，乃降服其法執之心，菩薩若依法而生愛，是為菩薩頂墮。

佛告須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，我應滅度一切衆生，滅度一切衆生已，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。

此乃降心之文。

其實此品可分五階段來說：①發心菩提，②降心菩提，③明心菩提，④出到菩提，⑤無上菩提，即成佛之時。

此文與上半卷又有不同之處，上半卷所說的妄想衆生，介紹得很清楚：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無色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。下半卷講的，只要是煩惱妄想的衆生就要度，不須要分析是什麼類的衆生，故云滅

度一切衆生。

為什麼不說清楚呢？妄想即生即滅，根本就看不清楚是什麼妄想，若妄想即時起即時度，無量的妄想可以一時消滅，故云「滅度一切衆生」。一切衆生一時度，不是慢慢度，妄想滅了之後，度個什麼？妄想未起，你不必去度，以般若觀照之即可，妄想一起，即時度。

妄想即起即度，你不知道它是什麼妄想，是貪、是瞋、還是痴？因為它還未完全成熟現出來，你已經把它度去了，即生即度，所以不同上來卵生胎生等妄想，這些是妄想生起以後的境界，屬於賊後興兵，古人云：「不怕妄起，只怕覺遲。」念一起就覺，覺速減速，二事相宜，不要待妄想成熟後才去慢慢滅，是故此文乃降心菩提。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，則非菩薩。

若菩薩見有能度衆生的心便是我相，見有衆生可度是人相，見有涅槃可求是衆生相（衆生樂求涅槃，厭惡生死，是謂衆生相），見有涅槃可證是壽者相，有了四相，無邊煩惱亦起，便不能度衆生，故不是菩薩。

所以者何，須菩提，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

何以無四相便是菩薩呢？發了菩提心後才可以稱為菩薩，但是實實在在無有一法發菩提心，一切法空，就是菩提，空中那裡有一法可發菩提心？我人衆生壽者四相空，菩提心現，是故四相空就是菩提，不是離了四相之外，另有一法可以發菩提心。例如殺戒，不殺生就是持戒，不是離了不殺生之外另有殺戒，故實實在在無有一法發菩提心。

若云以慈悲喜捨發菩提心，菩提心內本來就具有慈悲喜捨，焉能以慈悲喜捨發菩提心？若以慈悲喜捨發菩提心，慈悲喜捨便在菩提之上；若云以六波羅蜜發菩提

心，菩提心內本來亦具足六波羅蜜，又焉能以六波羅蜜來發菩提心？若以六波羅蜜發菩提心，六波羅蜜即在菩提之上，菩提便不能稱為無上菩提，既是無上菩提，焉能有一法在菩提之上，可發菩提心？

然則如何發菩提心呢？布施空就能發菩提心，戒律空、忍辱空、禪定空、智慧空、念佛法門空、慈悲喜捨空，不見有一法可得，就是發菩提心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。不也，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上文講「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，此文世尊問須菩提，如來昔日在然燈佛所，是否有法得菩提？須菩提答：「不也！」

釋迦如來於然燈佛所，聞法心空，無得法之心、無得法之人、亦無所得之法，心空、人空、法空，不見有一小法可得，「無有法」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此乃明心菩提，一切法空，就是明心，無法可得，便得菩提。

佛言，如是如是，須菩提，實無有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，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

這段文很重要，得菩提與否，只是一線之差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有法，不得菩提，無法，即無得，就是得菩提，有法則有得，不見菩提，所以世尊再詳細的解釋其義理。

有法即有心，有心即未能空心，心不空，如何明心？有法亦即法不空，法不空如何得法？既不明心又不得法，然燈佛又怎麼能為釋迦授記？

佛於然燈佛所，無一法可得，是謂明心菩提，明心就是菩薩，故然燈佛與釋迦如來授記，若當時世尊有戒法、定法、慧法、六波羅蜜之法可得，是為法執，著了

法執，以為有法可得而得菩提，然燈佛則不與世尊授成佛之記。

所以我們不能執任何一法，例如念佛，念至無我相、人相、衆生相、壽者相，四相空，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，汝於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

一切法空，實實在在無有一絲毫小法可得，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，然燈佛與釋迦如來授記。

授記，是如來金口所說，將來必定成佛，授記時的名號，成佛時決定不會改變。

何以故，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

此乃出到菩提，謂出離生死的此岸，到涅槃的彼岸。義即理之意，「諸法如義」，即諸法的真理是也。

一切法從緣而生，緣生性空，是故一切法皆是空，萬法一如，是諸法的空義，亦即諸法的如義。布施空、忍辱空、般若空、三十二相空、微塵空、世界空、萬法歸空，此空與彼空一如，無二無別，古時空與現在空亦一如，就是諸法的如義。

如來者，是諸法的空義，有一法不空，不能稱為如來，一切法空才稱為如來。如來者，是諸法的無生義，一切法無生，從無生而來，來成正覺，無生亦是諸法的如義。

如來者，是諸法無滅義，一切法無滅就是如，從無滅而來，來成正覺。如來者，是諸法無相義，從無相而來，來成正覺，是名如來。

如，汎指空、無生、無滅、無相、無來、無去等，有相、有生滅去來，不是如，無相、無生滅去來，一切法空，此空與彼空無二無別，便是一如，一如，是打成一片之意；到了彼岸，萬法皆如，煩惱即菩提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

是故諸法如，到彼岸，諸法不如，是此岸，所以這一品古人名為「出到菩提。」

若有人言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說到這裡，有些人會有點疑問：不錯，釋迦佛發菩提心時，「無有法」而發菩提心，亦無有法而得菩提，因為菩提是諸法的如義，一切法空便見諸法的真如，但是如來成佛時，可能有法可得，故云「若有人言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有些人認為如來坐道場成等正覺時，有菩提之法可得。

須菩提，實無有法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佛坐道場，亦無有法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「我始坐道場，不得一切法，空拳誑小兒，誘導於一切。」一切法空，才能得菩提，法空即心空，心空即明心，若法不空，心不明，不能得菩提，故云「實無有法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須菩提，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

虛。

所得心空，法體空寂，是為無實；寂滅體中，一切智具足，萬行俱備，恒河沙功德用之不盡，是為無虛。

菩提無有一法可得，是為無實，惟是從菩提流出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，是為無虛，例如摩尼珠，其體清淨是無實，而能流出一切寶即無虛。

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

一切法從因緣生，是故一切法性空，是謂無實；一切法由種種因緣和合而生，假名有，是謂無虛；未曾有一法不是從緣而生，故一切法都是佛法。

「青青翠竹，皆是真如。」青青翠竹從種種緣而生起，其性本空，所以是真如，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。「黃花也是從緣而起，也是性空，是故黃花無虛無實，無虛無實就是般若，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

須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

世尊為免世人誤會：既然一切法是佛法，那麼世間法、求名求利的法，也是佛法。是故世尊解釋：若能「即非」世間法，便是佛法。「即非」，就是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一切法空、離一切相，便是佛法。

悟道之人，觀世界如幻如化，無有一法不幻化者，是為「即非一切法」，所以悟道之人，水月道場，空花佛事，降服鏡裏的魔軍，成就夢中正覺，遊戲人間，觀一切法都是幻化，所以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；一切法空，不分別、不執著、離一切相、見一切性，是名一切法。

須菩提，譬如人身長大，須菩提言，世尊，如來說人身長大，則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

人身長大，是緣起，當體即空，無長大之相可得，長大即非長大，非長大是無

限量，週遍法界，就是法身，法身才是大身。若能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便見法身如來。

色身有對待，因短而說長，因小而說大，是故有長有大，法身無對待，是故非長非大，能够離色身之長大相，即見到非長非大的法身，是名大身，所謂幻化空身即法身，這就是佛法。

須菩提，菩薩亦如是，若作是言，我當滅度無量衆生，則不名菩薩。

菩薩亦如是，應了知一切法都是幻化，度衆生亦是幻化，云何有我人等相？所謂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，寂滅，就是度衆生，衆生有生滅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，就是度衆生；證寂滅，才是真正度衆生，生滅不能度衆生，因為衆生是生滅，我們也是生滅，生滅焉能度生滅，只有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，才能度衆生。惟是寂滅體中，無衆生相、無我相、無涅槃相，我亦寂滅、衆生亦寂滅、滅度亦寂

滅，是故菩薩不應作是念，我當滅度無量衆生。

若菩薩作是念，我當滅度無量衆生，認為有衆生、有我、有滅度，著了我相、衆生相、滅度相，迷失自己的佛性，迷性則煩惱起，有煩惱只可以稱為衆生，不可以稱為菩薩。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實無有法名為菩薩。

一切法空，菩薩法亦空，是故實無有法可得名為菩薩。

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。

一切法空，空中無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。

須菩提，若菩薩作是言，我當莊嚴佛土，是不名菩薩。

若菩薩不領會般若的真義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當築塔、建廟、印經、布施供養等莊嚴佛土。」有能莊嚴的寶塔等，所莊嚴的佛土，心有能所，心不清淨，是虛妄心，不是菩提心，故不名菩薩。

何以故，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

佛土就是心土，心土中有慈悲喜捨、有戒定慧、有六度萬行，以心土中的慈悲喜捨、六度萬行，莊嚴心土，無能莊嚴，無所莊嚴，即非莊嚴，是名真莊嚴。

猶如大海，起無量的波浪，莊嚴大海，大海是海水，波浪也是海水，那裡有能莊嚴？海水一體，那裡有所莊嚴？實是大海莊嚴大海，無能莊嚴、無所莊嚴。

無能所莊嚴，即非莊嚴，是自性莊嚴，是名真莊嚴。

須菩提，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

通達，即了解之義，菩薩要通達一切法無我——布施無我，不見有布施相，是名真布施；說法無我，不見有說法之相，無法可說，是名真說法；忍辱，不見有忍辱的我，即非忍辱，是名真忍辱；不見有微塵的我，微塵即非微塵，是名清淨微塵；煩惱無我，煩惱空；涅槃無我，證大般涅槃；衆生無我，衆生得度；諸佛無我，諸佛成佛。

若布施有我，是衆生布施，說法有我，是衆生說法，忍辱有我，是衆生忍辱。菩薩忍辱，不見有忍辱的我，亦不見有辱可忍，若菩薩通達一切法無我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

「無我」是什麼？無我就是無為法，有我，是有為法，無為就是法身，法身無我而無不我，法身無法而能生一切法，法身無為而無不為，法法無我，法法亦是我，未有一法不是自己，古人云：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」無我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，無我，所以萬物與我一體，是故佛法不是消極，是積極。

上來幾段文是講證得法身，下文講以法身為體，從體起用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有肉眼不。如是，世尊，如來

有肉眼。

文中如來是指法身如來，法身無我而無不我，法身無法而出生一切法，故現出肉眼。

如來以肉眼見凡夫的境界，可以對機說法，對病落藥，無凡夫而不度；凡夫以肉眼修行成就，亦可見法身如來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有天眼不。如是，世尊，如來有天眼。

法身清淨，可現天眼，以天眼度天人；天人以天眼修行，得見法身如來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慧眼不。如是，世尊，如來

有慧眼。

慧眼是二乘人所具，法身如來亦有慧眼，見聲聞緣覺的境界，教化二乘人回小向大；二乘人亦以慧眼修行，見法身如來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法眼不。如是，世尊，如來有法眼。

法眼是菩薩所具，法身如來亦有法眼，以法眼見菩薩的境界，教化菩薩；菩薩亦以法眼修行，見法身如來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有佛眼不。如是，世尊，如來有佛眼。

法身具有佛眼，見十方三世佛，三世佛亦以佛眼見法身如來。

若依華嚴經解釋，肉眼能見山河大地一切色，天眼見一切心，慧眼見一切衆生根機，法眼見諸法實相，佛眼見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慈悲喜捨。

傳大士另有一偈釋五眼：「天眼通非礙」，天眼不會有障礙，山河石壁也不能遮障天眼；「肉眼礙非通」，薄如一張紙，也可以遮障肉眼，若凡夫修至六根清淨，亦可得天眼；「法眼惟觀俗」，俗諦指因果，不論是善惡的因果、有漏的因果、無漏的因果，都是俗諦，法眼能觀世間、出世間的因果；「慧眼直緣空」，慧眼只觀空，空即真諦；「佛眼如千日，照異體還同」，佛眼如千日放光明，照一切四聖六凡，惟是只有一個體，一體多用，「圓明法界內，無處不含容」，十法界內的衆生，佛眼無一不見，故云「無處不含容」。

六祖於五眼亦有註釋：一切衆生皆具五眼，但以迷心，不能出現，離卻迷心則五眼開明。念念修般若波羅蜜，初除迷心，是肉眼；見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起憐憫心，是天眼；煩惱不生是慧眼；觀一切法，離一切執，是法眼；細惑永盡，圓明遍照，是為佛眼。

六祖的五眼註釋，與我本人所說的五菩提，有相近的地方：初除迷心，是發菩提心；見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即離四相，是降心菩提；煩惱不生，是明心菩提；著法心除，法法到彼岸，是出到菩提；細惑永盡，圓明遍照，是無上菩提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。如是世尊，如來說是沙。

佛示同人法，以肉眼見恒河之沙為沙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，如是，甯為多不。甚多，世尊。

佛以天眼，能見恒河沙數的佛國土。

佛告須菩提，爾所國土中，所有衆生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

衆生是從妄想心而生，是故衆生也是虛妄，但妄不識妄，衆生不識妄心，若衆生識知妄心，衆生當下就能離妄見真，真心者，佛心是也。

如來有五眼，所有國土中，每一衆生種種心，如來悉知，無量衆生無量種種心，如來亦悉知，譬如大海種種波浪，大海悉知。

何以故，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

如來又知種種心皆為非心，猶如大海千濤萬浪，惟是波浪不知波浪即非波浪，

只有大海知道波浪即非波浪，是故如來說識得諸心非心，是名真心，是名佛心。

如何識得諸心非心，名為佛心呢？本生心地觀經云：「如佛所說，唯將心法為三界主，心法本源不染塵穢，云何心法染貪瞋痴，於三世法，誰說唯心？過去心已滅，未來心未至，現在心不住，諸法之外，相不可得，諸法之內，性不可得，諸法中間，都不可得，心法本來，無有形相，心法本來無有住處，一切諸佛尚不可見心，何況餘人得見心法。」

佛說：「把心法作為三界主人翁，此話對否？」心的本源是清淨，不染六塵垢穢，不染貪瞋痴煩惱，無貪，欲界空，無瞋，色界空，無痴，無色界空；若識得心，三界都空，三界既空，心又怎可以是三界之主？

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的法，有人說是唯心，過去心已滅，現在心無住，未來心未生，怎可以說三世諸法唯心？諸法之外，相不可得，內，性不可得，中間亦不可得，心的本源，無有形相，亦無住處，一切諸佛尚不見心，何況餘人得見心法。

心不動，就是真心，真心無相、無形、無住處，如何能見？心動，才見到妄想心，所謂「眼若不睡，諸夢自除，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」。

所以者何，須菩提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

「過去心不可得」者，前念妄起，瞥然已過，若追尋之，無有處所，了不可得，了不可得就是真心，但是真心亦無相，亦了不可得，若謂可得，真心卻又成為妄心。

既然過去心不可得，便應該沒有冤家，為什麼還有怨？因為我們還未達到「不可得」；既然過去心不可得，一切罪都不可得，為什麼還有罪？因為還未達到「不可得」，所以還有罪，若果了達過去心不可得，罪亦不可得，一切罪即時滅，但是我們仍然是「有所得」，所以罪亦有所得。所謂「了知業障本來空，未了應須還宿債」，了達「不可得」，業障空，未了達「不可得」，必須還宿債。

「現在心不可得」者，現在妄心無相，所以不可得，識得現在心非心，是名真心，但真心亦了不可得，若謂現在真心可得，真亦變成妄。

現在心亦不住，住則可得，不住則不可得，猶如流水不停，流水不可得，現在

心剎那不住，剎那時都不可得。傅大士云：「依他一念起，俱為妄所行，便分六十二，九百亂縱橫。」我們的一念心，一剎那間有九百生滅，如何可得？生滅快得很，如何可以得到它？一彈指間有九十個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個生滅，「過去滅無滅，未來生不生，常作如是觀，真妄坦然平。」所以覓現在心了不可得，例如芭蕉，層層剝去，最後芭蕉樹亦不可得；心亦如是，好像現在有一個心——善心、惡心、種種心——以般若波羅蜜觀之，最後，覓心了不可得，所以云「現在心不可得」。

未來的妄心亦是無相，亦了不可得，試尋一下明天的心，明天準備作甚麼？誦法華經？誦法華經的心在那裡？試觀一下，觀得清清楚楚；或者又觀一下明天過堂的心、明早上殿的心，觀之亦是不可得。

了此三心皆不可得，是名為佛心。

我們未曾識得自己的心，心在何處？不知道！在外？在中間？在內？不曉得！所以我們不識得心，心有多大？心從何處來？滅往何處去？都不知道。凡夫樣樣事情都聰明，惟是對自己的心不聰明，既不知道心的來處、去處，又云何識得心，所以下文云：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

心是從無所來而來，從無所去而去，雖云是無所來而來，但是我們一定要見到

無所來而來，才可以說「心是無所來而來」，若我們未見到心是無所來而來，又如何說心是無所來而來。

心是無所去而去，但必定要見到無所去而去之後，才可以說心是無所去而去。

有些人不明白，以為心有來處，心那裡有來處，不要覓心的來處，覓心無所來而來，這樣用功才對；心沒有去處，無所去而去，無所去而去就是心的去處，所以我們要識得心，若不識得心，永遠不能成佛，識得心，當下見法身佛，古人云：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，三界無別法，唯是一心作。」所以我們要認識自己的心——知諸心皆為非心，是名為佛心——把貪瞋癡的煩惱妄想心空掉，把是非人我的妄心空掉，非心之心，是名為佛心。

妄心滅，非心之心，是為真心，究竟是一還是二？

其實妄心當下就是真心，凡夫不明白，以為有一妄一真，其實即妄即真，即波浪就是水，不須要待波浪滅才見水，波浪當下就是水。

上來說「諸心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」，波浪滅了才見水，妄心滅後才是真心；現在說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波浪當體就是水，不須

要待波浪滅才見水，不須要待妄心滅才見真心，三心不可得，三心當下就是佛心，然佛心亦不可得，即妄即真，皆不可得。

所以修行不難，識得妄心非心，是名為佛心；三心不可得，即見法身如來。識得心以後又如何，從心起修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緣，得福多不，如是，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緣，得福甚多。

「若有人」，這個人就是識得心的人，了知三心不可得，亦了知「諸心非心，是名為心」。

若有人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，布施為因，七寶為緣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」以因緣布施，空福有多大？東方虛空不可思量，南西北方虛空不可思量，是故此人得福甚多，遍滿虛空。

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假。」假者，幻化假有之意，此假有之福，可以入俗利生，可以長壽，可以說法，可以修菩薩行、生淨土、生天，一一都是幻化，把這幻化的福，回向法界有情，皆共成佛道。既是假有的福，亦就是無定的福，可以求長壽、求聰明，若是實福，不會變，假有的福，如幻如化，可以自利，亦可以普利一切，故云「以此因緣，得福甚多」。

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中。」中者，不落二邊：非有非無、非生非滅、非來非去、非出非入，是諸法的實相，是故實相的福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，惟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的實相，實相的福，不可計量，故云：「此人以是因緣，得福甚多。」須菩提謂，此人以是因緣布施，因緣即空，其福猶如虛空，因緣即假，其福幻化，所求如意，因緣即中，見諸法的實相，以實相福，成就佛因佛果，故云得福甚多。

梁昭明太子立此科為「法界通化分」，十法界都能通達教化，從文字上看，摸不著頭腦，但文義內詮法界通化。

昭明太子是梁武帝的兒子，他見老年人讀誦金剛經有困難，便把經文分科，使

他們容易讀誦，他的分科到現在一千多年，依然被採用，可知道他的分科合情合理，合乎佛意，龍天擁護，是故流傳到現在，歷代開悟的祖師，也沿用其分科。

須菩提，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，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

布施的福本來很大，若以「可得心」布施而求富貴，那麼便是定實了的富貴福，但是沒有智慧、辯才，也沒有長壽的福；若求長壽，便是定實了的長壽福，然而沒有智慧、財富，定實了的福不稱為多福，是故如來不說得福德多。

「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」以不可得心行布施，其福無相，無相福遍滿虛空，無相福亦是無定實的福，可以得富貴、智慧、長壽、辯才等等，是故如來說得福德多。

若了知三心不可得，無我，便不會求富貴、求生天、求長壽，應無所求而求，所以福德無定實，週遍法界，利益衆生，是故如來說得福德多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。不也，世尊，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，何以故，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

上來無相福與法身和合，能現種種身，名為具足一切色身，俗稱應身，或稱化身（隨類化身），具足色身是應化身，應化身不是法身佛，法身無身，以法為身，清淨猶如虛空，不能以有形相之色身，作為無相的法身佛，是故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。

色身空，即見法身，法身空寂，無色無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非具足色身的法身隨緣而現一切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

色與相都是法身所現，色的體就是法身，色空就能見法身，心經云：「色即是空。」即色見法身，「空即是色。」法身又能現一切色。法身本來無相，若法身不能現色，誰人能見佛？華嚴經云：「佛以法為身，清淨如虛空。」凡夫肉眼見不

到，惟有慧眼見色空，則見法身如來。

如來從法身現一切色，所以不應著色相，譬如明鏡，明鏡是像的體，明鏡本來無像，但能現一切像，若想認識明鏡，見像的時候，即像忘像，便能見到明鏡，若即像執像，便永遠見不到明鏡。

此段文是根據前文而來，前文謂無定實的福，週遍法界，能拔法界衆生苦，能與法界衆生樂，皆由福無定實故，是故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，在上可以現天王身，在人間亦可以現身，在龍王中現龍王身，甚至可以在幽冥界中現閻王身，可以在畜牲道中現獅王身、鹿王身，無定實的福，可以具足現一切色身，若是有定實的福，現了男子身，不能現女子身，現了女子身，又不能現男子身。如來無定實的福，應以童男身得度即現童男身，應以童女身得度即現童女身，應以長者身得度即現長者身，是謂具足一切色身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。不也，世尊，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

法身如來無相，所以不應以具足諸相見，具足諸相的是應身佛，應現人間則具足人相，應現龍王則具足龍王相，應現天上則具足天人相，應現鬼身則具足鬼王相，既然法身無相，又焉能以人或天等的具足相而謂見法身如來。

若著諸相，便有能見的我，及所見的相，有能見的見分，所見的相分，見、相二分就是業識，業識就是無明，有無明業識便不能見法身如來，只有無明分分破，業識分分空，才可以法身分分證。

何以故，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

法身無相，即非具足三十二相；法身非相而能現三十二相，所以法身名為諸相具足。

須菩提，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，我當有所說法。莫作是

念，何以故，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

「作是念」即起心動念，起心動念則心有生滅，有無明才有生滅，如來破了無明，心無生滅，是故不會起心動念。心無生滅即無能所，無能所則不會作是念；我為能說，法是我所說，我有所說法。

凡夫說法，先動心念，是以生滅心說生滅法，凡夫以生滅心、能所心說法，所以認為如來亦以生滅心、能所心說法，故謂如來有所說法，即是謗佛，不了解如來說法之義。

須菩提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

如來以寂滅心契寂滅法，以無心得法，亦以無心說法，又何能以有心說法，若有心，只可以說生滅法，生滅法不是佛法，佛以無所得心證到寂滅法，又以無所得

心說寂滅法，無所得心則無所說，「了見無心處，自然無法說」，所以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

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。

由「爾時慧命須菩提」起，至「是名衆生」止，共有六十二個字的經文，不是由鳩摩羅什法師翻譯，羅什法師所譯的金剛經，根本就没有此段文，魏朝菩提流支所譯的金剛經，則有此文。

唐長慶二年，長安慶善寺，有一位和尚名靈幽，突然暴亡，見有二使者帶他見閻王，王問他在世間習何行業，他說：「我常誦金剛經。」閻王立即施座，並請他朗誦，於是靈幽法師把金剛經背誦出來，誦畢，閻王說：「你的經文少了一段，猶如串花線不續，真本現在濠州鐘離寺石壁上。」

靈幽醒過來，把經過告知朝廷，朝廷於是下令把這段文加進羅什法師的譯本

內，羅什法師稱須菩提為長老須菩提，流支則稱須菩提為慧命須菩提。

凡夫色身，以壽為命，諸佛如來以法為身，法身以慧為命，須菩提解空第一，深解般若，般若就是法身慧命，故稱慧命須菩提。

須菩提問：「可有衆生於如來滅度之後，聽聞如來上述的法身無法，能說一切法；法身無相，具足諸相；法身無身，具足一切色身，會否相信呢？」

佛言，須菩提，彼非衆生，非不衆生。

衆生不是有，亦不是無，故不可以說衆生是有，亦不可以說衆生是無，如夢中境，不能說有，亦不能說無。衆生如幻如化，不落有無，非有非無，就是中道。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衆生衆生者，如來說非衆生，是名衆生。

衆生本來無生，五蘊和合，假名衆生，假名即是空，衆生空，即非衆生。

衆生無生，從緣而生，從惡緣，有三惡道的衆生生，從善緣，有三善道的衆生，從小乘的緣，有聲聞緣覺的衆生，從利他的緣，有大道心的衆生，從慈悲喜捨的緣，有無上衆生。衆生無生，隨緣而有一切衆生生，是名衆生。

若衆生是有生，有生而生，就等於頭上生頭，無有了期。

法身如來無法而說一切法、無相而具足一切相、無身而具足一切色身，其道理就等於衆生無生，隨緣而有一切衆生，云何言衆生不會相信呢？

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。佛言，如是如是，須菩提，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所得心盡，就是佛；無得，就是菩提。

古人云：「為學日益。」求世間學問要日日增加，越多越好。「為道日損。」求道要損煩惱、損妄想、損名利，外捨境、內捨心，捨無可捨，即得菩提。所以坐禪的人，不與萬法為侶，妄想空、身空、心亦要空。

妙高峰禪師在天目山閉死關，曾說了一首偈：「手把青秧插滿田，低頭便見水中天。」若想見水中天，一定要低頭才可以見到，「六根清淨原是道，退步原來是向前。」插秧時，向後退一步，才插一把秧，退兩步，插兩把秧，直至退無可退時，滿田秧都插好了。

所以修行求道，要退，不是向前，向前是所得心，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」，直至退無可退，妄心滅處即菩提，就是證道之時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如來得菩提是無得而得，生滅心盡，不生滅心現前，就是菩提，故云：「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。」若有絲毫少法可得，即有無明在，不名得菩提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

藐三菩提。

「是法」指菩提法，佛與衆生，同一菩提，在佛不會高，在凡不會低，古人講：「悟與佛齊。」故佛言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

菩提者，無有少法可得，故菩提是平等，若有一法在，便有高下之分，例如布施時，布施之法不空，便有高下多少之比較，不能稱為平等。

什麼是平等菩提？就是自性菩提，亦稱為清淨法身，在教下稱為真性菩提。

凡夫本來具足清淨法身，與佛相齊，只因迷而流轉六道，故名衆生，雖是迷了法身，但迷而不失，未曾失去法身，須假修行，而悟自己本有的法身佛，是故法身佛無有成與不成，只要你悟，悟則見性，是為真性菩提。

悟道之時，見菩提內人空法亦空，是故菩提無凡無聖，凡聖平等；無佛無衆生，生佛平等；無染無淨，染淨平等；是謂平等法身佛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

藐三菩提。

只要把妄想空掉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即悟法身佛，法身清淨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八萬四千塵勞煩惱的衆生相、亦無壽者相，以無我人衆生壽者四相之執，則離相見性，從性起修，修法身本具的慈悲喜捨、六波羅蜜等一切善法，從法身起修，修成無量功德圓滿，修德有功，性德顯現，成報身佛，是為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教下稱圓淨菩提。

須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

從性起修，修一切善法，不離自性，無相可得，故云「即非善法」，無相善法方能莊嚴法身，「是名善法」。

須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

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。

須彌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，是山中之王；一三千大千世界有百億須彌山王，故云「所有諸須彌山」。以七寶積聚，高滿如諸須彌山王，持用布施，得福當然多，惟是有我布施，即有我來受福，是有漏福，福會盡。

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，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讀誦得福，受持得智慧，以福助慧，得見法身妙理，見性後復為他人說，令他亦得見佛性，見性成佛的福常住無漏，無窮無盡，七寶布施的有漏福與之相比，百分不及一，乃至百千萬億、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，我當度衆生。

如來說法，衆生聞法後，自悟自度，非是如來能度衆生。例如父親只可教兒子吃飯，兒子自己食自己飽，父親不能代食代飽。

如來得法成佛，成佛後「說法」度衆生，不是佛「能」度衆生，若佛能度衆生，衆生不用修行。

衆生本具自性如來，所謂「本源自性天真佛」，但被五蘊蓋覆，迷了自性，惟是迷而不失，衆生未有失去自性，自性亦未離開衆生，傅大士云：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，起坐鎮相隨，語默同居止，絲毫不相離，如身影相似，欲識佛住處，只這語聲是。」如來說法，衆生的佛性聞法，自覺、自悟、自度。

須菩提，莫作是念。

佛以須菩提為例，須菩提從佛聞法，自悟、自證，見思惑盡，證阿羅漢果，不是由佛給予。

何以故，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，若有衆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則有我人衆生壽者。

如來實實在在無度衆生，是衆生自性自度；佛說法，衆生依法修行見性，見佛性後，是佛性度衆生，不是如來度衆生，若佛謂我能度衆生，則有我相，如來是度衆生之人，則有人相，有衆生可度，則有衆生相，度衆生人涅槃，則有壽者相，著了四相，如來自迷了。

須菩提，如來說有我者，則非有我。

既然如來無四相，為何佛經內，如來處處說我？如來所說的「我」是指：①法身真我，真我無我；②隨世假我，假我亦無我。

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。

凡夫執四大為我，執五蘊和合為我，其實四大五蘊無我，凡夫之人，以為有我。

須菩提，凡夫者，如來說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

如來以佛眼觀，凡夫不是真實，若是真實，則不能捨凡人聖，既能捨凡人聖，則凡夫即非凡夫。六祖云：「心有能所，即是凡夫，心無能所，即非凡夫；有人我者，即是凡夫，我人不生，即非凡夫；心有生滅，即是凡夫，心無生滅，即非凡夫。」若生滅心盡，大事已了，是名了事凡夫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。須菩提言，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佛言，須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則是如來。

世尊欲令須菩提徹底離色離相，故佛問須菩提，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否？

見屬眼，觀屬心，眼見心觀三十二相，世人著相，大多如是，故須菩提言，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

佛言，那麼轉輪聖王、帝釋天王，也有三十二相，則是如來，豈不是大錯特錯。見有三十二相是著色，三十二相屬相，著色著相，不能見法身如來。

此乃教訓後代兒孫，修行時切莫著色著相，有些人用功得力時，見光見花，或見其他瑞相，便以為自己悟道，此乃修行相應的勝境，距離悟道還很遠很遠，不應著一切所見的色相，故禪宗大德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

須菩提聞佛如是說，即時改說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

不著有便著無，是世人的常情，誰知執有執無，皆不能見法身如來，是故佛先破其「有見」而說偈言：

爾時世尊而說偈言：

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
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

偈中的我，指法身真我，可以作主宰，於一切法得大自在，不是指色身的我。凡夫學道，一切都不應著，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若心有住，即為非住於菩

提，若不住於菩提心，焉能見法身如來？凡夫欲見法身，最重要是心無住，不住有亦不住無，有無俱不住，亦不起有見，不起無見，方可希冀。

若住於有，著色著聲，都是妄想，以妄想心修行，如蒸沙作飯，枉用功夫，故云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。

修行第一個條件，切莫著有，即此著有之心，能生種種煩惱，能作種種業，能受種種苦，生死輪迴，無有了期。

現在的人，都是著色著聲，歌舞場中，燈紅酒綠，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都是被色聲所迷，若以般若觀照，「色即是空，色性自空，非色滅空，空即是色，空性自色，非空滅色。」色空不二，即見如來。

色本無患，著者是患，我們應將著色著聲之心放下，遠離有見，不為一切物所累，如是修行，乃可希冀。

是知於相中觀佛、聲中求法，心有生滅，不悟如來意。

須菩提，汝莫作是念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

三藐三菩提。

此文破空執。

凡夫不執有便執無，是故佛謂須菩提，莫如凡夫般作如是念：「如來不以具足三十二相得阿耨菩提。」故說此文。
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最高無上之道，當然要具足相好才能得菩提，須菩提認為不須要具足三十二相證菩提，是著了無見，無見是斷滅，法身非斷滅，斷滅不見法身，「色即是空」，這種見解才對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，若離色而見空，無色而有空，是斷滅空，不能見法身。

所以佛謂須菩提，莫作如是見解，謂如來不須要具足三十二相莊嚴色身，就可以得菩提，佛是為免須菩提聞上來不能著色聲之有，便轉而著空。其實著空比著有更不堪，故經云：「寧著有如須彌山，莫著空如芥子許。」著有之人，雖不能了生死，但還會修福，得人天果報，著空之人，福慧不修，連人天果報也失，更何況得出世三乘的聖果。

若如來不修三十二相，得菩提時，一個相好也無，一如平常的凡夫，那又有誰尊重如來？

娑婆世界的人，以三十二相為最高圓滿，所以如來在娑婆世界，以三十二相莊嚴成佛，在華藏世界，世尊則以微塵相海莊嚴報身成佛，是故如來是具足一切相好才得菩提。

須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須菩提，汝提醒世人莫作是見解，如來不以具足相好的色身而得菩提。

就是悟道的祖師，也有相好：六祖的掌紋有個佛字；馬祖牛行虎視，舌長過鼻；五祖三十二相只欠七相；清涼國師有四十齒；虛雲老和尚常年不流汗，身無垢穢。如來因中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，然後才得菩提。

所以修行，不能著有，亦不能著空，例如拜佛，不能著有拜佛之相，但完全不

拜佛便是著空，拜佛而不執著拜佛，「色即是空」，才可以悟道，若執著不拜佛而可以悟道者，那麼石頭可以悟道，虛空亦可以悟道。

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。

凡夫修行，重知見，知見不正，不能發菩提心，知見正，一剎那間發菩提心，知見要與菩提心相應，菩提心性空，故一切法不恒住世間；菩提心從緣而起，故一切法不會斷滅；如是諸法不常不斷，故誠諸法斷滅。

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

菩提心內，具足恒河沙稱性功德，用之不乏，取之不盡。六祖聽五祖說金剛經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大徹大悟，云：「何其自性本來具足（具足六度萬行，三身四智五眼六通），何其自性能生萬法。」

發菩提心後，從性起修，萬行齊修，萬德齊證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慈悲喜捨，莊嚴菩提心，是故發菩提心之人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

學道之人，不應著有，亦不應著空，中道現前亦不應著，若著中道，便是法愛，應無住而住，住於菩提心。

以色見聲求，落於常見，不以具足相得菩提，屬於斷見，斷見是撥無因果，常見落於生死，故修行應離斷常二見。

須菩提，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。

菩薩有四種：

①藏教菩薩——以生滅心修生滅六度，是謂事六度，此文中所說者是也。

②通教菩薩——以無生滅心修六度，是謂理六度。

③別教菩薩——萬行齊修，是無量六度。

④圓教菩薩——事理圓融，一即一切，是無作六度。

此段文所說的，是初發心的衆生，有幸遠離斷常二見，可是滯於事相修行，以生滅心修六波羅蜜，但全迴向衆生，所以亦稱為菩薩。

持用七寶布施，有能持的我，所持用的七寶，布施於人，是有相布施，雖然全部迴向衆生，但以生滅心迴向，依然屬人天果報，不能到彼岸。

若復有人，知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，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

若另有一菩薩，布施時悟到一切法無我——一切法從因緣而生，因緣性空，空即無我；因緣即假，假亦無我；因緣即中，不生不滅，寂滅無我——忍可無我之理，得成無生法忍，證實相般若，行無相布施，是通教的菩薩。

理上功德，無相無為，勝過有相有為的事上功德，故云「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」

何以故，須菩提，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

菩薩無我，無我則無受，不但不受福，罪亦不受，罪福概不受，既不受人天福，則不受三善報，既不受一切罪，則不受三塗報，故菩薩不受六道輪迴，出三界，獲無漏之果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菩薩不受福德。

世人求福才修福，為何菩薩布施而不受福德呢？

須菩提，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

菩薩所作一切福德，不是為自己，是為利益一切衆生，既是為利益一切衆生，自己便不應貪著，若生貪著心，則不能利益別人。

貪著福德，早已不利人；起享受的妄想，菩薩便入生死，則不能出三界，云何能度人出三界，更難證無生法忍。

菩薩不貪不受，離有離無，如是修行，得成於忍。

須菩提，若有人言，如來若來若去，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，何以故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

學經一定要前後理路貫通，但是理路最不容易貫通，惟是世尊一定是貫通了理路才為人說法，不會前後脫節，前文後理，必定有所關連。

上來不貪著果報，不受生死，放下三界，然後從行住坐卧四威儀中，識取根源去，所謂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」，得成於忍。

須知法身如來，是無來去坐卧之相，若有人言，法身有來去坐卧之相，是人不解如來說法之義。

法身無來相——「無所從來」，到人間不來而來，來成正覺。

法身無去相——「亦無所去」，無去而去，示現涅槃，普利群生。

留意「無所從」，我們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這一句佛號是從那一個地方來？大家不防觀一下，當觀之時，觀不到來處，但觀到「無所從」，在「無所從」之中，凝住十分鐘、半小時、一小時、甚至一天、多天，照顧「無所從」之境——無所從而從，從妄入真——妄想、煩惱，無所從來，妄想煩惱空，如是我相空、世界空、虛空空、山河大地空，「無所從」亦空。

即「無所從」就是功用，能够消滅情識，情識滅盡，就能悟道。

念楞嚴咒亦如是，看一看楞嚴咒每一字音從那個地方來——「無所從」——半小時的無所從，一小時的無所從，世界空、妄想空、業障空、凡情執著亦空。

修行如何修？識取「無所從」，無所從而念佛、無所從而持咒、無所從而行路、無所從而坐禪、無所從而拜佛、無所從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，若有所從來，

是外道法。

「無所從」，是從凡人聖的境界，是菩提路。

般若經云：「無生法無來無去，無生法即是佛；無滅法無來無去，無滅法即是佛。」是故法身如來無所從來，來無來相，法身亦無所去，去無去相。

所以悟道之人，借色身之假，修法身之真，如何借假修真呢？例如雪峰禪師悟道後，在寺內當飯頭，與大眾結緣修福；龍禪國師悟道後在大路邊施茶；六祖碓米供衆；都是悟到色身如幻，借如幻之色身，修無漏之福，而法身如如不動，無所從——無燒飯、施茶、碓米等事。

須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，於意云何，是微塵衆，甯為多不。須菩提言，甚多，世尊。

善男子善女人，於四威儀中，以般若觀照，觀照得力，照見世界空，碎為微

塵，微塵為因，世界為果，一切世界，皆由妄念微塵所造，善妄念微塵造三善道的世界，惡妄念微塵造三惡道世界，「不動」的妄念，造四禪天及無色界天，五濁的妄念，造娑婆世界。

若碎大千世界，就可見到妄念微塵，亦可以知道這些妄念是善、是惡、還是不動。

坐禪的人，先空身體，當身體空時，無數的妄想立即湧現出來，但是般若的觀照力，令妄想起得快亦滅得快，好像水泡一樣，一冒上水面，立即又滅去。妄想微塵即生即滅，不能久住，若無般若的觀照力，一個妄想起，可以令我們打一個小時、甚至打一天的妄想，以般若觀照，妄念微塵隨生隨滅，根本就分不出究竟它們是什麼妄念，是貪、是瞋、是痴、還是善，只知道它們生生滅滅，就是因為這些生生滅滅的妄念微塵，障蔽了我們的慧眼，不能見自己的清淨佛性，若想見性，必定要一網打盡這些妄念微塵，妄念空，變為清淨微塵，就是我們的清淨心。

以般若力觀三千大千世界，碎為微塵，佛問須菩提：「是微塵衆多否？」須菩提答言：「甚多，世尊。」

何以故，若是微塵衆實有者，佛則不說是微塵衆。

妄想微塵雖然多，但不是實有，若是實有而不虛妄，佛則不說它們是微塵衆，既然妄念不是實有，那麼就是妄念如塵若沙的多，我們也不須要害怕。

所以者何，佛說微塵衆，即非微塵衆，是名微塵衆。

以般若觀之，妄念微塵無自性，無自性故空，空故「即非微塵衆」，妄念微塵空，轉為清淨微塵，故云「是名微塵」。

世尊，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

世界由妄念微塵合成，妄念微塵空，世界亦空，世界空，即非世界，念佛人若能空五濁世界，便見淨土世界，五濁世界空，佛國土便現前，是名清淨世界。

何以故，若世界實有者，則是一合相。

雖然世界是果報，亦不過合諸法而為一相，例如五蘊和合，故有衆生世界；四大和合，故有人體世界；父慈子孝一合相，而建立父子世界；兄友弟恭一合相，故有兄弟世界；朋友互相信任，故有朋友世界，禮義廉耻五常三綱和合，故有人類世界，鳥雁鴛鴦蜂蟻蛇蟲，各各和合，故有它們的世界。

悲智和合，是佛的世界，乃至出家人六和合，是僧寶一合相。

如來說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

雖然和合一相，若見有和合相，即非和合，若不見有和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

例如人體，百骸四肢五臟六腑和合，但彼此不相知，不見有各別體，各各無成見，不見有百骸和合，即非和合，是名和合。

如來說一合相，以般若觀之，法法皆空，物物無性，彼此忘我，自他無執，各

無成見，如水乳合，即非一合，是名一合相。

六波羅蜜是菩薩一合相，惟是布施即非布施，乃至般若即非般若，六波羅蜜即非六波羅蜜，不見有和合可得，證菩薩無生法忍，是名一合的實相。

須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則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。

一合相的理，就是諸法的寂滅相，本來不可以言宣，故云「則是不可說」，亦不可思，但凡夫之人，處處貪著事相，生種種分別，與法相歪，致令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，實際居在目前，翻作名相之境，涅槃變作生死，可悲可嘆，所以佛教衆生正知正見。

須菩提，若人言，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是人解我所說義不。不也，世尊，是

人不解如來所說義。

世人無正知見，無我中見我，無人而見人，無衆生而見衆生，無壽者而見壽者，以四見故，迷失正見，沉輪生死，不能自拔，故佛慈悲，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，以楔出楔，拔一切衆生的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，所以佛問須菩提，如來說四見，如來心內有四見否，須菩提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，若說有，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。」

楞嚴經云：「知見立知見，即無明本，知見無知見，斯即涅槃。」見而立見，是頭上安頭，就是無明本。

佛及衆生都有見，惟是佛見而無見，衆生見而有見，以有見便有無明。

有見即有相，有相便有執著，有著便有分別，有分別則起貪瞋痴煩惱，有貪瞋痴則造罪，一造罪便入生死受苦，以上種種，皆因見而有見，是故見而有見是無明本。

見而無見，無見則無相，無相則無執著，無執著則無分別，無分別則無煩惱，無煩惱則不作業，無業即無生死，無生死就是涅槃，是故見而無見，斯即涅槃常樂。

我淨。

何以故，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，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，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。

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，以般若觀照之，我見不可得，不可得的我見，無我見相，當下是自己的佛性，是名真我見。

世尊說人見，以般若觀照之，人見不可得，不可得的人見，當下就是般若無漏智，本自具足，是名真人見。

世尊說衆生見，以般若觀照之，衆生見不可得，不可得的衆生見，本無煩惱，是名清淨衆生見。

世尊說壽者見，以般若觀照之，壽者見不可得，不可得的壽者見，是一切衆生性，本不生不滅，是名清淨壽者見。

須菩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

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，於一切法：

應如是知——知一切法無我，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。

應如是見——見一切法都是般若，無漏智性，本自具足。

如是信解——信煩惱本來空，解一切法不生不滅，法壽無量。

若能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信解，則離四相，四相空，菩提心現前，即可發菩提心。菩提心內具足一切佛法：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、六波羅蜜、十力、四無所畏、慈悲喜捨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紫磨金色身，菩提心內全都具足，具足已，更不必再生起三藏十二部的法相，故云「不生法相」，因為已經到家了，所以不須再生法相，所謂到岸不須船。

須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

諸法本來離名離相，諸佛為法安名，故有法相，相以表法，衆生依法相修行，悟道時，法相空，「即非法相」，是名真實法相，若法相未空，不名真實法相，悟道後，法相立亦得，不立亦得。

須菩提，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，持於此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

現在較量一下般若的功德，以世上最珍貴的七寶與般若較量：

般若無為，七寶布施是有為法，有為法則有生、住、滅三相，布施是生，受福德的果報是住，福盡就是滅。

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菩提心，在菩提心內，執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，或只受持四句偈，時時觀照，起方便般若為人演說，令人得般若，般若福無漏無盡，自然勝以七寶布施的有漏福。

云何為人演說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

能說者，聽法者，及所說之法都是有相，但切不可取相，不取相即離相，離相即空。

如如不動者，表說法時，不以生滅心來說，亦不以希望心、好勝心、乃至不以任何有所得心而說，心空——前心空、後心空，前後心一如——就是如如不動，任運從容，隨緣演說。

簡單的說，不取有為，有為法空，當下就是無為，無為即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是講金剛經的條件。

何以故

一切有為法

如夢幻泡影

如露亦如電

應作如是觀

金剛經示導我們修行，應從有為下手，有為空，即人無為，如何空有為？

觀有為法如夢——無明不覺故有生死，生死大夢阿誰自覺？祖師云：「眼若不睡，諸夢自除，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。」一如者，無明夢醒也。永嘉禪師云：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生死夢中有天堂、地獄、有人天、有餓鬼畜生、有三界，古人云：「大夢誰先覺，生平我自知。」自知者，徹悟也，人生眼前一切一切，何曾不是夢？聖人生死夢醒，所以不執著，因此無有是非憎愛、冤親人我等事，凡夫不知是夢，所以執著有是非、人我、憎愛等。

觀有為法如幻——幻指心識，經云：「心如工畫師，畫種種五陰，一切世界中，無法而不畫。」七佛偈云：「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像，幻人心識本來無，罪福皆空無所住。」由心識幻出男女老少、七寶樹林、蓮池花卉、山河大地，皆由心造成，一切如幻。

觀有為法如泡——泡指妄想，妄想如水泡般不真實，即起即滅。

觀有為法如影——影指業，無論善業惡業，罪業福業，如影隨形，歷劫相隨，形端影直，形歪影斜，若無形，便無影。

觀有為法如露——露指今生果報，無論是苦樂榮華，貧富貴賤，皆不長久。

觀有為法如電——電喻世智辯聰，如閃電一樣，靠不住，聰明不敵生死，乾慧豈免輪迴，枉用心機。

若能作如是觀，有為法空，無為現前，無為無相，無相則無取，無取即其心如不動，就可以為人演說般若。

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一切世間、天人阿修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須菩提是當機衆，亦是發起衆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是結緣衆，天、人、阿修羅、是影響衆。

文中一切世間是指有情世間，有情世間中，只有天、人、阿修羅三善道的衆生，才可以聽聞般若經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此等三惡道的衆生，罪業深重故，不

能參聽般若經，若得聞般若經，即能出離三惡道。

當時法會大眾，聽聞般若經後，皆大歡喜，能信般若、能受持般若、能奉行般若；未發菩提心者發菩提心，已發菩提心者修菩提行，已修菩提行者證菩提果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，解釋已竟。

註釋

(一)云何應住——依古本，經文是「云何應住」。

(二)妄想生而後滅，滅而後又生，生生滅滅，故亦稱為衆生，此段文內的衆生是指妄想，煩惱，習氣等，都是生起後便滅，滅而後再生，生滅不停，故云衆生。

(三)報身佛——衆生成佛時有三身，稱為三身佛，三身佛分別為法身、報身及應化身。法身是我們的本來面目，是本來具有的，不需要修，只要你悟，悟即見自己本源自性清淨的法身佛。報身佛不容易成，需經三大阿僧祇劫，修種種的苦行難行，乃至無善而不成，無德而不就，功德圓滿，方可成報身佛；報身又分自受用報身及他受用報身，自受用報身無相，就是大菩薩也見不到，他受用報身，初地以上的菩薩可以見到，惟是所見的各有不同，十地菩薩見的，是無量大身，其他菩薩所見的，或是千丈報身。簡略而言，悟後從性起修六度萬行，莊嚴素法身，修至功德圓滿，素法身成為萬德莊嚴的報身，報身又化成千百億化身，到十方

世界，天上人間，轉隨意法輪，教化有緣衆，所以壇經云：「法身報身及化身，三身原來是一身。」

(四)三十二相——菩薩三祇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，根據寶女經，三十二相如下：①足下平滿相，修菩薩道時，勸助不退菩提心功德所成。②千輻輪相，足下有日月等千輻輪狀，行菩薩道時，布施功德所成。③手指纖長相，手指長短一樣，而且纖細，行菩薩道時，說法護生功德所成。④手足柔軟相，妙服奉施功德所成。⑤指間網縵相，不壞他衆功德所成。⑥七處滿相（兩手腕、兩腳踝、兩肩膊及頸項，七處均飽滿），淨飲食施功德所成。⑦鹿王腩相（腿上寬下細），承受經典功德所成。⑧陰馬藏相，遠離色欲功德所成。⑨獅子頰車相，廣修淨行功德所成。⑩胸前卍（音萬）字相，戒德清淨功德所成。⑪肢體具足相，四肢一體既具足又相配，救護怖畏功德所成。⑫手摩膝相，見事樂助功德所成。⑬清淨身相，身不染塵垢，常修十善功德所成。⑭腦戶充滿相，常施病藥功德所成。⑮獅子步相，植衆德本功德所成。⑯四十齒白相，志性等仁功德所成。⑰齒齊密相，和合諍訟功德所成。⑱頷牙相，口若含丹，辯才無礙，施可意物功德所成。⑲美好髮眉相，善

護三業功德所成。⑳廣長舌相，舌薄而長，所言至誠功德所成。㉑媿媿大人相，說法動聽，滿衆生願功德所成。㉒梵音相，常軟語功德所成。㉓紺色目相，紺，一種深青帶紅的顏色，慈眼視衆生功德所成。㉔眼如初月相，心性和順功德所成。㉕眉間白毫相，讚他功德所成。㉖頭頂肉髻相，禮敬賢聖尊長功德所成。㉗身柔軟相，結集法藏功德所成。㉘紫磨金色相，布施衣服卧具供養三寶功德所成。㉙孔毛生不亂相，離集會衆鬧功德所成。㉚毛上右旋相，受師友教功德所成。㉛髮紺青色相，不害衆生功德所成。㉜平正方圓相，安住禪定功德所成。六祖又云：眼耳鼻舌身五根修六波羅蜜，成三十清淨行，第六意識修無著、無相行，成二清淨行，是故三十二相，由三十二清淨行所成。

(五)色——一切山河大地，草木人畜均是色。

(六)三智——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。一切智為聲聞緣覺所證，道種智為菩薩所證，一切種智為佛所證，乃合一切智及道種智二者，故名一切種智，是故佛三智具足。